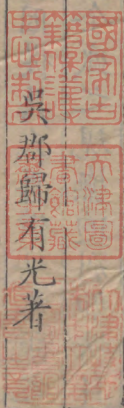




07931

歸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門人王執禮校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而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為列傳然與家語小異荀卿稱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莫詳也漢文翁石室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陵摹石臨安有御贊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卷蓋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代久遠而典刑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韓子云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卷太息者久之

歸先生文集

卷之三十一

一

兩金堂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右京城圖志一卷洪武間奉勅纂修故鄉貢進士吳中英家藏辛卯之歲某赴試京闈中英以見示今二十有九年矣偶閱元御史臺所纂金陵志念今市朝改易無復六朝江左之舊因從吳氏再借以本觀之信分裂偏安之跡與混一全盛之規撫迥別如此自



永樂移鼎儒臣附會以為高皇帝無再世之計也嘗伏讀御製閱江樓記云自禹之後四方之形勢有過中原而不都蓋天地生人氣運循環而未周朕當天地循環之初氣創基於此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業也道里之均萬邦之貢順水而趨公私不乏力亦久矣夫帝王所為與天地應高皇帝之論蓋度越千古真有所謂配皇天祀上下自時中又之意愚生自謂獨能竊知之與世倍所論建都者不同因特著於此

### 跋高麗圖經後

歸先生文集

跋卷之三

二

兩金堂

自燕薊淪於契丹與高麗常由登州通使熙寧七年又改道明州自此明越困耗朝廷館餼賜予三節官吏神舟之費無慮數萬故蘓文忠公常以為言欲罷之而崇宣之際迺再使焉競充上節官為此書獻之又明年而青城之禍作矣可勝嘆哉夫高麗與遼接壤其執不得不奉其正朔而尊事之而略於待宋於時中國之體亦卑矣永祐不知喪敗之已迫區區猶事遠夷至建炎以後事執益異乃欲從三韓結雞林以奪二帝之駕其為迂謬真可咲也臨安去四明

僅隔一浙水常惴惴有不測之虞遂謝卻其使迄於

宋亡觀競之書頗敬尊崇中國而予獨以歎宋之不競也

跋禹貢論後

禹貢論五十二篇得之魏恭簡公而亡友吳純甫家藏有禹貢圖皆淳熙辛丑泉州舊刻也恭之以書世稱其精博然予以為山川土地非身所履終無以得其真太史公言張騫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者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使驛治運河土番朶甘思西鄙星宿海所謂河源者始得其真如秦之所辨烏鼠同穴數百言以為二山而吾郡都太僕常親至其山見烏鼠

歸先生文集

愛卷之三

三 一雨金堂

來同穴乃知宇宙間無所不有不可以臆斷也

題隸釋後

丙辰歲予在南宮見關陝之士問前歲地震云往往數百里崩陷華山亦忽低小秦雍之間碑石多摧碎圜如鷲邠殆不可曉夫去古益遠古碑存者無什一矣况天地陵谷之異乎然則歐陽公趙德夫洪景伯所錄恐今不可復見也因鈔洪氏隸釋附記於此

跋何博士論後

右何博士備論二十八篇今缺二篇而符秦論頗有脫悞又編寫失次未得善本校之宋世士大夫憤於



功之不競而喜論兵如以熙寧間徐僖蕭注熊本沈起之徒用之而輒敗天子尋以為悔元符政和開邊之議復起馴致國亡嗚呼兵豈易言哉

題仕履重光冊

昔唐尚書左丞孔戣國子司業楊巨源皆以七十去官韓文公於孔公深歎其賢於人其送楊少尹序比之廣受二子至想見其去時城外送者道邊觀者蓋愛慕之至以為不可及而歐陽公思穎之志未嘗一日少忘每有蹉跎之嘆自謂日漸短心漸迫有志於強健之時未遂於衰老之後其意亦可悲矣吾崑天

歸先生文集

題卷之三

四 南金堂

方張先生與石川先生父子皆乞身於方艾之年

恩詔有品服之褒廷臣有列刻之薦康強壽考放迹名山豈非古今之所難得者與是卷倫載二先生致政始末而海內名卿題識尤多若前大司寇箬溪顧公大司空南坦劉公方與石翁為湖南社會志同道合其稱許之固宜若大家宰咸寧王公以下皆八座卿少之列方翺翔天衢而褒美之猶不一而足嗟乎士大夫官朝廷常貴乎有高世遠舉之志而後能不為爵祿之所羈縻以諸公所以或出或處之不同莫

非所謂同心之言而有味者也

題弘玄先生贊後

弘玄先生姓秦氏名雲字起和予姨母之夫也婁縣  
治吳淞江北而先妣家在江南姊姊同嫁縣城中往  
來尤親先妣早棄予少不復能記憶先生追道舊事  
問之家君始知其詳為之流涕家君與先生今年皆  
七十有六姨母長一年今皆康健而先妣之沒四十  
七年矣因書先生傳贊不勝悲感亦秦風渭陽之志  
也

跋夏氏世譜

其之先祖母承事郎女也年始五歲時隨祖母歸猶

歸先生文集

跋卷之三

五

雨金堂

記奉常公寫竹之堂及祖母讌會處而外曾祖母張  
夫人卒于余家頗有圖書遺留甲寅歲在安亭舍中  
為倭奴所略是年夏返縣城即奉常公次子大理之  
宅居焉始昌化君作族譜表兄士宜增修以示余俾  
余據其大畧著夏氏世譜一篇余初來居此宅老父  
猶尚記其堂寢少年時所經游處也今余書此譜於  
此堂不能無感矣祖母家諸孫與余方敦中表兄弟  
之誼而中書之玄孫禹功禹錫禹範皆從余游庶乎  
子孫之好世世不絕也

跋張心甫詩



詩與文一也詩特文之一體耳論詩自三百篇至蘓李建安而下以世代似也然常觀其時之文雅頌之作與典謨訓誥實相表裏言文者稱史漢而詩亦稱蘓李建安史自陳壽以下詩自建安以下姜夔不復振矣此非有所相待而俱為盛衰氣之使然也國家有天下幾二百年天地之氣渾完謂宜有開元之風雅元和之制述而一時慕尚乃若浸淫於八代之間而莫之或覺者韓子所謂搜春摘花卉必襲傷剽竊雖文章亦然靡靡之音識者憂之張君心甫年甚少而喜為詩往往多妙語其志欲追晉魏而上焉間出一編以示予蓋其進未已也故予論詩之所以然而且為之防其流不知心甫以予之言為然否

書譙南遊卷後

歸先生文集

跋卷之十

六

兩金堂

某始計偕由滁州入彭城前年再登滁州山春初猶寒馬行山嶺上多積雪北風蕭蕭令人愴然有懷古之思宋太祖常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關太祖高皇帝從部元帥駐兵滁陽明年始渡江克采石取太平王業寔肇於此自少知誦歐陽公之記云百年之內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可謂千載同此慨矣因問所謂豐樂醉翁亭者俯視環滁之山彷彿

尚見太守醉而遊人歸也乙卯之歲通參張先生以  
譙南遊卷見示謬書其後

書少司馬熊公年譜後

少司馬熊公余試南宮時相識公既登第出知太倉  
州自後由佐郡陟按察副使在吳中者十二年以余  
少至城府特加禮敬及余登第公方治河徐充過之  
於滕甚懽曰自吾聞君之得舉喜甚於己之得之也  
其見知愛如此明年余又覲公亦以陝西按察使入  
覲又見之京師及公在廣朝中士大夫皆念公之勤  
瘁比聞報捷而公計亦至矣蓋公自筮仕吾吳中百  
餘年不見兵瘁有倭寇及公之歿終始兵間豈亦有  
命數也哉 天子贈公少司馬賜葬祭恩數隆矣公  
之子上舍君某以年譜見示載其行事日月具悉非  
所謂以死勤事者耶讀之不勝感歎云

題興都志後

興都志工部尚書顧璘奉進 聖旨以體例不合

皇考妣聖蹟有國史實錄備載寶藏金匱有不當贊  
書者太倉潘德元為承天府同知以志抄本見示云  
以志後復進呈 上以手撥去禮部遂不敢刊行按

志止宜載陵邸殿宇 獻皇事不當續書既得旨復



不能改宜見却也。獻皇在國尚書孫交甚見親禮宮中有所思食物輒令中使於孫尚書家索之。交宅並陽春臺即以臺偏地與之仍為築垣扉遠交第後上即位有中人言陽春臺地為孫尚書家所占。

上曰此皇考予之朕何敢奪。上之篤孝如此交成化辛丑進士正德中吏部右侍郎忤劉瑾改南京瑾誅進南京吏部尚書尋召入戶部賜玉帶麒麟服歸嘉靖初召還復謝病歸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柱國謚恭僖贈少保蓋以舊恩也。交有女獻皇

為世子妃交言王下交我誠厚然吾女不歆納

歸先生文集

卷之三十一

八

雨金堂

王宮固謝之。獻皇頗不樂後亟求引去交蓋以此自嫌其女遂不復嫁人而卒然。上終始厚待之也。潘君所聞如此。

先君云外祖太常卿夏公與孫交尚書有舊正德時外祖家人至京師孫夫人自呼入問死生及家事為之出涕以此知前輩交情之厚偶因潘別駕談及孫尚書事思先君之言并記之。

政唐石臺道德經

開元二十七年

右唐玄宗注老子道德經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儀司馬秀言令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於一大觀立

石臺刊勒邢州故有龍興觀開元二十七年刺史李質立石摹勒如例至宋端拱初觀臺已廢沒知州軍事何續始修復之鐫記於臺左方余至邢州龍興觀已廢僅存半畝之宮先有尼居之前太守徐衍祚改為社學而石臺尚存隱於屋後人少知之者千年之物莫知愛惜計亦不能久矣

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開元寺唐高宗淳

右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在邢州開元寺唐高宗淳化二年始自葱嶺而來此經能滅衆惡業廣利群生及翻譯始末經序詳之幢在西廡下其西面剝落故

歸先生文集

跋卷之三

九一

兩金堂

書字與立石之年月皆不可知計必此經初入中國未久寺建於開元當是開元書也

跋大佛頂隨永尊勝陀羅尼經幢

乾化五年

余既得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於開元寺又於寺後院見以幢題曰大佛頂隨永尊勝陀羅尼經之幢前有序而以無序前曰蜀賓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此曰特進試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謚大辯正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詔譯翻譯俱在永淳間而有此不同畧見序文以幢

梁乾化五年蔡僧大德而建按梁太祖乾化元年六



月被弑再歲而末帝誅友珪自立復稱乾化三年四年唐莊宗取燕勢益彊會趙王鎔南寇邢州楊師厚搽之軍於漳水之東次年莊宗入魏梁晉夾河之戰方始邢州未能一日安枕而閻寶等尚能及此蓋自晉宋以來至於五季佛教日盛故雖兵戈傲擾之際其崇奉不一日廢也今天下承平而民間佛事乃益衰由此言之非必儒者能辭而闢之蓋其興廢亦有數也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

大曆七年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

歸先生文集

跋卷之三

十一

西全堂

康陵丁丑之年大末方思道為沙河令碑已斷沒出之土中鎔二百斤缺貫而續之今方公所為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于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尤足以為寶今此碑剝蝕猶少况以廣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為珍賞當倍他書矣

跋堯帝碑

大德元年

右堯帝碑元翰林學士江淮等處宣撫副使克國信使郝經撰世傳堯始封於唐即今唐山縣亦無所據而漢之唐縣又在定之新樂蓋古地名稱唐者不一

而帝王世紀云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則非邢之唐山矣寰宇記云邢州堯山縣有宣霧山一曰虛無山城冢記云堯登岢山以望洪水而訪賢人則初非封國於岢寰宇志又云納于大麓大麓在昭慶即今之鉅鹿酈道元水經注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女縣鉅鹿取名焉鉅鹿唐山今皆在邢州之境因以是名唐而祀堯亦不可知郝伯常獨詳堯所生與其封之地而岢廟之建於邢者未之及豈非闕於所不知也哉伯常文章節義當時比之東坡先友吳純甫家有陵川集今亦不存

歸先生文集

跋卷之三

十一

兩金堂

矣余愛重其文故特錄之云

跋商中宗廟碑

開寶七年

右商中宗廟碑宋左拾遺梁周翰奉詔撰翰林待詔司徒儼奉詔書在今內黃亳城鎮有中宗陵焉朝廷歲遣大臣祀之按商自成湯至大戊皆居西亳今河南偃師也大戊子仲丁始遷傲而河亶甲乃居相故相有殷城即今內黃也而子祖乙又遷於邢則殷諸帝獨河亶甲在內黃疑崩而葬岢而中宗自居偃師後世特悞以河亶甲為大戊耳梁元襄周廣順二年

進士為虞城主簿宋初宰相范魯公王文康公以



其聞人不當佐外已引以為秘書郎直史館後歷翰林學士工部侍郎世稱其文能變五代之習與高錫柳開范杲齊名至嘉祐治平古文之盛實胚胎於此云

題太僕寺誌後

懷東顧先生 先帝時給事內庭以言事忤旨安置保安蓋擯棄者二十餘年性好讀書未嘗廢卷今天子即位召還一歲中超遷至太僕卿諸所建白每上輒報可而寺無掌故乃以編摹之任屬之新建王君先生亦手自蒐輯幾成矣某昔為吏邢州

歸先生文集

題卷之三

十二

兩金堂

適典廐牧而其官實為太僕屬先生雅故親知不以公禮格也會入京賀萬壽事畢先生與王君檄留止郊外以其稿見示因為校定十數事而改官之命適下遂悉以其書還寺某方與校太僕誌而尋得官太僕若非偶然者雖然某向在邢馬官也尚不知馬今為太僕繫銜而已又烏能知馬事哉書允先生與諸僚寀之功而王君之勤也既梓成先生使來告令書姓名於其末云

書沈母貞節傳後

笠江先生為沈母貞節傳言其孝慈貞淑女則備矣

余同年友徐子羽與沈氏為姻家為予言母生平未嘗跛倚不妄言笑其事姑也以姑愛放生遇九禽鳥為人所得必買而縱之架食以飼飛鳥飛鳥恒滿於其前母輒仿效其姑故其庭中飛鳥常依人不去也長子日就問學縣中次子日新兼治生產兄弟更衣而出共器而食四十餘年不聞有間言子羽之言如以賢母之懿德益章章矣子羽又言沈氏遇僂人呂洞賓者蓋三世余以是知僂人之在天地間常乘雲氣千歲而不化也沈氏無求於仙而僂者即之其世德積善之所感有以哉傳所有不論論其遺事云

歸先生文集

題卷之三

三一兩金堂

母姓蔡氏上海沈露之妻年二十六而寡年五十有司奏旌其門時嘉靖三十八年

昔先君在邢嘗云著書所以垂世立教非有道者不能因言平生未嘗論著欲有所作以入賀而止每欲修宋史謂非獨其繁亂又多用誌狀碑文尤不足取信予雖不輕與人為文然復有不能辭者今子寧等所編緝雖多應世之文而平生大槩亦略見之又言歐陽永叔蘓氏兄弟不免純駁皆由欲編存之耳至如劉夢得所選柳子厚文尤不能無病蓋一時酬答或談論戲嘲雖有可觀並不足



錄夫喘息罄歎之不忘斯後人之意然君子愛人  
以德不可以姑息先君之意如以子寧等編輯先  
君之文雖不敢望前世之君子亦皆述先君遺意  
非妄自有所損益也若時所傳者多傳寫謬訛雜  
以他人之作讀者自能識之

隆慶壬申嘉平口男子寧謹識

歸先生文集

卷之十

十四



劉慶士申嘉平口畏子寧謹識  
以出入之於齋者皆精之  
非妄自有所損益也若時所傳者多傳寫謬訛雜  
錄夫喘息罄歎之不忘斯後人之意然君子愛人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壽序

壽方御史序

嘉靖庚子九月戊戌侍御方君時鳴之誕辰也先十有一日侍御之孫元儒試南宮以禮經第一人薦既撤簾有以侍御之孫言者是時兩學士及京兆以下皆喜曰侍御之孫也與或又言侍御之子先是亦舉於鄉矣復相與歎息稱道不已侍御初與兄太常公

歸先生文集

外集壽序

兩金堂

以同進士起家仕正德嘉靖之間為名御史彈舉不避豪貴風威凜然兩都為之側目既而以大禮議齟齬不合遷廣東僉憲投劾以歸於是優游林壑聲跡不及於朝者餘一紀矣而朝之士大夫猶知侍御如此其為侍御之孫喜者如此其不忘侍御者如此蓋自侍御去位後之為御史者難矣世運風俗翻覆推移之際非予之所能知願獨喜侍御雖不遂於世而其子若孫駸駸乎向用足以推其志而行之也時崑之士同舉者七人而予亦濫廁其間皆與元儒

同學相好茲又同年歸自南畿稱觴於堂而屬予執



筆序之夫侍御氣貌偉然稱天下壯健男子福德之  
遐學士薦紳談之者侈矣予故不論獨序元儒賓興  
京府一時士大夫之所傾意而侍御愛國之心托於  
其子若孫以施於世者如此云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陳時子行之赴試也其姑之夫吏部朱君寔官南曹  
亟稱子行之文已而果中魁選子行不以有司之取  
者為榮而以君之知之者為德是年冬十月日君之  
誕辰留都士大夫咸為之壽於是子行歸而乞言于  
予予昔讀書萬峰山中萬峰蓋君之所以自號者其

歸先生文集

外集壽序

二

兩金堂

山下瞰具區倚拔水際西南七十二峰矗立於蒼波  
浩渺之間中有高堂古木橘柚千章梅竹茶茗崇岡  
連被問之知其為君之圃而頗訝主人之不來者幾  
年矣然留都曹務清簡士大夫閉門高臥之外相與  
遊覽賦詩又稱觴為壽此布衣野老之所樂者而任  
宦者亟而有之其不亦多乎此士大夫所以樂為君  
壽者也而予又有感於子行之言夫科舉取士不能  
不為一定之品式而非品式之所能拘也俗人僥  
倖於一日之獲其於文義尚有不能知者驚也然自  
謂已能欲以規繩天下豪傑之士亦可恥矣昔五代

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作詩賦貢舉格學士李懌曰子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準格聞者多其知體歐陽永叔特以此一事為懌立傳今君之於子行要為有得於歐陽子之所云者予故特書之且以為壽

山齋先生六十壽序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六日山齋先生六十之誕辰先生既卻賀者或謂予先生之謙德宜爾也然而喜且賀者吾徒之情也可以抑而不宣乎老子曰仁者

歸先生文集

外集壽序

三

兩金堂

送人以言敢以言為賀可乎夫先生豈終老於山林者哉自先生之解組而歸今踰一紀閉門著書足跡不交官府每使者察郡縣問遺逸未嘗不以先生為舉首其名既以聞於天子孰於士大夫之口而不即用者豈其遇合之難抑將以老其材而有所大任於此也吾吳為東南一郡而崑山又郡之一邑然號為任宦之邦嘉靖紀元以來先是毛文簡公以大宗伯迎天子於湖湘繼而玉峰朱公為大冢宰周康僖公為大司寇玉巖周公為少司寇蔡公為通政使

莊渠魏公矯亭方公皆為太常葉公為京兆尹顧文



康公以文學掌內制進內閣至少保其他臺省法從之臣彬彬不可勝數既而諸公稍稍謝去今在中朝者無一人焉先生康僖公之子也當公在位時先生官已至大理丞駁駁乎少列矣其後父子相繼而歸今存者先生之外三四人而已而以德望重於鄉邦者又不多見也山川靈淑之氣不為衰歇而盛衰消長之數則有然者易之剝曰不利有攸往其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復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初九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剝之不利有攸往至上九而終復之朋來無咎以初九為始然天必以前之終者為後之始故以碩果不食遺之由此言之則剝之上九即復之初九也先生於諸公間年甚少氣甚銳天其以為不食之果乎先生之所存者在天下而予也鄉邦之人故其言如此然亦不獨為先生賀而已也

鴻臚序班吳君七十壽序

吾邑吳氏自相虞先生與其子大叅公相繼登科第以才猷著於一時至今子弟說說不敢墮詩書之業鄉里稱之鴻臚君者大叅公之仲子也於是年躋七十以四月某日誕辰其子上舍子獻與其子姓稱觴

上壽子弟某偕其同好徵予文以為贈時屬海上之  
警又歲惡不入邑里蕭然而君家子弟不以菲廢禮  
能修承平故事以娛其親可尚矣予昔應貢廷試  
見君方待選天曹後試春官而君為鴻臚以此具知  
君在京師中事而少保顧文康公寔君之姑子也  
故君館于其邸而文康公友愛之如親昆弟每休暇  
與君對食飲不得君無以為歡君時試中書中格禮  
部上其卷有流言語聞從中罷之自是終文康世不  
得官其後乃官鴻臚以從事過家為御史所論同使  
十數人皆左降君得江西建昌府幕官父之解組以  
歸自君在宰相家及為官所見朝廷大興革大廢  
置二十年間變故多矣當其時以勢權相傾軋凌轢  
震厲驚動天下者今幾何時皆歸於烏有矣今君優  
游林壤回首思之向之所見赫然燁然者能不嗑然  
一笑也夫紛華駢驚為性之孽安靜恬愉得壽之理  
君昔在三千里外所與接者公卿宰相侍從之臣今  
不出戶庭數步之內田夫野老莫或識君之面孔子  
曰仁者壽仁者之所以壽者靜也君之壽自是知其  
遠矣世俗道薄婚姻再世不復相通君毋夏夫人寔  
予祖母之姑予每見君君獨以舅氏尊行自處以是



識君之厚於其壽也幸得從子弟之末敢不為之致其辭乎

### 壽周封君八十序

周君子純以尚書秋官郎丁內艱還家既除服適封君八十之誕辰郡縣諸大夫鄉老皆往為壽有文序之者矣其稱封君年耄而康強祈黃耆而介景福於方來無窮也予何辭以加諸而其姻郡學生顧文載來言曰君以仲春吉旦將入朝前此所以遲遲者

獨為封君之故不能謝諸鄉老大夫之意而封君之賢要亦不可以無述請更為序之予謂生辰為壽非

歸先生文集

外集壽序

六

兩金堂

古也昔先王制禮以治天下凡為人子之所以事其親者無不備盡獨於今之禮若有缺焉然見於養老之政蓋所以致意者深矣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以警衆適東序釋奠於鄉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皆發咏焉退省之以孝養也故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於簡不帥教出征受成獻馘每入學必養老而外饗割烹酒正供酒犒人供食羅氏獻鳩伊耆氏供齒杖而遣人司門之屬靡不致其職事焉故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下迨于幽俗田野之間四代之際無遺年可知矣今世之禮存者惟

鄉飲酒耳固以名存而實亡則夫生辰為壽雖不出於古其有養老之意焉雖然世苟無其事可矣有其事常患於力不能致今力足以致之是子純之所以為孝也初子純為郡學生卓然已出群類人皆稱封君之能教及為進士調進賢令入為尚書郎清廉不苟所至皆有聲跡而封君隱約如布素時人又稱封君不獨能教其子以舉進士又能教其子以為官也昔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母即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不疑以此為漢名臣以其母之教也

歸先生文集

久集壽序

七

兩金堂

今子純行且建功名于朝世之君子必將考論其所自者矣此前敘者之所未及故為著之云

按察使楊君七十壽序

予少時有事金陵常經句曲之間觀其山川之勝其地有茅山自茅山而南連嶺疊嶂東出吳興之天目至羅浮以極於南海以金陵之形勢而不得此山雖紫巖天閣之廻合疑亦淺薄易盡而無以固東南之王氣由此而言龍盤虎踞之說亦得其近者也故道家以為洞天福地蓋雲陽氏始居之禹禪會稽後世傳禹穴焉古之得道者在往乘雲氣御飛龍於此茅



君最後出而山以此名其後葛玄葛洪許邁陶弘景  
楊羲和之流世皆以為得道仙去雖其說恠迂非儒  
者之所道要之天地山川之氣神靈之所降集理固  
有然者按察使楊君

向曲人以進士歷今官致  
仕家居今年七十予友葛理卿介其鄉之縉紳諸先  
生使者來請祝壽之辭蓋予識其山川矣而獨恨不  
識其地之人觀此山之蜿蜒磅礴如昔時意其必有  
陳安世茅季偉之徒往來茅嶺洞室之間而無從得  
見之也理卿言先生以康強之年為大官駸駸乎嚮  
用而未已一旦謝去長往而不顧其貌豐腴而氣愈

歸先生文集

外集壽序

八

兩金堂

盛其年殆未可量以予觀之非學道者不能也道書  
曰向曲地肺土良水清可以履社予亦將因理卿以  
從先生於此山之間先生之年壽方與茅君諸人等  
比區區人世之所云壽者夫何足以為祝乎是為序  
御史大夫潘公七十壽序

上海潘公初以大司寇遷為御史大夫 上有老成  
端肅之褒凡所奏興革庶務輒賜報可會歲早命察  
舉 京朝官奏上甘雨時至其明年天下官朝 覲

京師公所舉劾案免者天下皆以為宜時公年始逾  
六十方嚮用而即告老以歸杜門讀書習導引御藥

餌以治氣養生為事今年公年七十伯子允哲登進士第先是仲子允端以進士為南職方而伯子於是受上蔡之命請於朝得緩赴任之期還歸為公壽同年進士林樹德喬懋敵屬有光為序竊嘗屏居田里聞公之名久矣不敢以謏陋辭夫人生之所難得者壽考福祿然壽考福祿竊譬之猶物也人身猶車輿也壽考福祿世有之矣而載之實難故載勝於物則全物勝於載則傾世之多取不自足而以無德敗者相踵也公之一身無間出處人莫能以訾議之且履盛而即止以保懸車之榮而以厚德元老隱然稱重於東海之上二子濟美克享遐齡豈不宜然哉昔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子以為國器其後稍蹶斥鬱鬱欲罷歸而不得也跡氏父子為太子傳乞骸骨歸獨共具飲食請族人賓客為放達而已萬石君老於家子孫皆為二千石僅以孝謹稱於郡國而三人者皆著於後世以公今日視之則今人誠有過於古人者特世無子長孟堅之筆也有光辱公子同榜之末又以二君之請僭為論公如此且以為公萬年景福之祝云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菴。君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白菴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締永約孫應春迎君還。蓀田將聚族而為君壽。壻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則黃山靈嶺亦笑我矣。於是謁予請所以為壽之辭。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為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倚頓之鹽。烏保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瑤瑁果布之珍。

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跕履。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洛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黟歙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為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為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今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適世長往。懷道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

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也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飲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為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張曾菴七十壽序

世之論人壽以百年為限然修短之數得之於天不可以齊得數之長者百歲為老矣彭祖之百歲豈非

嬰稚之時耶得數之短者歲月為稚矣殤子之歲月豈非垂老之時耶子畸窮於世故嘗居閭里間從先生長者遊自少識張曾菴先生白晷而豐頤美鬚鬢蓋先生是時年已五十容甚少也又十年先生六十其氣完其容無異於初見之時不知十年之加也今年先生年七十亦無耆老之色其美鬚鬢髮漆黑自若也先生未嘗知世所謂服食煉形之法而得數之長如此則今之七十者亦猶嬰稚之時耶吾吳中之俗尤重生辰自五十以牲當其生辰即為壽前年生猶為博士弟子激昂踴厲諸少年莫敢摧其鋒雖



諸少年亦以為先生少故無為先生壽者今先生忽自謝其博士而老於家其高第弟子其乃往為先生壽壽已則相與求予之一言以序其事憶予之先生未可以壽也予之先生讀聖人之書自以為得其蘊每酒酣輒為人說書意掀髯指畫左右顧視傍若無人當世宿學莫能難也與人交洞見底裏規人之過至於泣下豈非所謂直道君子者哉往予至京師見有衣玉帶乘白馬黃金絡前後呵擁其人白晳豐頤美鬚髯儼然予之先生也歎曰何其類吾鄉之張子也張子六舉於鄉而今猶布褐而趨于博士之庭歸先生文集

外集壽序

十一

兩金堂

雖然今十餘年矣不知其人果安在而予之先生所自得者何如也吾又安能舍予之先生而羨彼為哉皆曰善請遂書之繼自今歲歲為先生壽必誦予之言矣

○ 壽晉其大六十序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感也愛而惑焉而欲其生感也愛而不惑焉而欲其生情也古蠲為饌是用孝享禴祀蒸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非欲其萬壽耶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祈天永命非欲其祈天永命耶此愛之而欲其生者也然古之人無有以

虛辭說人者人之所欲天必應之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富貴壽考康寧天也人皆歸之於天箕子獨以為人之所錫固以真寘之中茫茫之表無所謂天者人貴之則貴人富之則富人欲其壽考康寧則壽考康寧此祈天永命萬壽無疆之說也箕子之言天精矣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我與汝三馬武王之壽文王之

所錫也晉君年六十子之仲弟為君之子壻而君之子某以壻之子從子學皆來請予為壽夫欲君之生

難於文字之左

者多矣不若君之壻與君之子以君之子壽君君其

有不益壽者乎予有愛子之戚方與某論洪範之義以文王能與武王之壽厚自責以為不慈之極故以

孝子期某曰子必能壽君也已抑予少有四方之志既年

長無用於世常欲與親知故舊歲時伏臘問遺往還

飲酒社會務盡其歡康強壽考皆在百歲之外父子

兄弟白首相追隨為太平之不過人而邇來屏跡荒

江足不履戶外田夫野老罕見其面君與子有連亦

曠歲不見忽忽不意君便為六十歲人也君壽宜賀

而予精神恍然鬢彼兩髦泛泛其景益不復知有生

人之樂矣既勉強為某書之只為謝所以不能往賀



之意

壽頤夫人八十序

太保頤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 孝武二朝今  
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 天地祖考徽號定郊  
丘之位肇 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  
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  
宿學元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  
進拜內閣叅與密勿會 天子南巡湖湘恭視 顯  
陵付以留鑰之重盖 上雖不遽用公而眷注隆矣

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

歸先生文集

外集壽序

十四

兩金堂

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  
夫遭際承籍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扼腕跂  
踵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  
公為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後九年夫人朱氏年八  
十冢孫尚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君乞一  
言以紀其盛盖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  
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  
德靜而久其恒之所以繼咸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  
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  
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况非常之寵渥重之以

康寧壽考乎初公為諭德有安人之誥為侍讀有宜人之誥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孝養冊上

昭聖皇太后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上考古事憲周制舉三纁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厚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玄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為之記所以勗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予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間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策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

歸先生文集

外集壽序

十五

兩金堂

惟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媿獨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壽御史大夫潘公夫人曹氏六十序

上之四十年秋上海潘公以南大司寇入為御史大夫公數歷外服至是一二年間特被顯任天下有以知上意之所簡注其歲冬十月某日公配曹夫人六十之誕辰於是海邑之士瞿君某等十有六人與公子允端俱赴試南宮遂將奉觴于公之堂而以夫人壽序見屬有光不敢辭惟昔周之盛時周公召公



與虢叔閑天散宜生泰顛南宮适之徒相與弼成文武之業用致世于隆平實基本於周南召南天子諸侯相與成天下之化者如此其遠也而鵲巢之夫人豈即召公之配歟故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如鳩鳩乃可以配焉今天子敘彝倫以建皇極蓋嘗頌 慈宮之訓于海內舉 北郊親蠶之曠典內則順敘陰教修明始自椒寢至風被于田野之婦人况在位之臣莫不宜其有家濟濟肅雍漸濡于王化之深者宜乎今御史大夫之夫人為諸君子之所頌禱雖比古鵲巢之夫人其可以無

媿夫上之施澤于下至綦賤而止下之歸福於上至綦貴而止至治之隆而魚藻裳裳者華之詩作則萬物各得其所鳥獸魚鱉皆不夭其性故惠薦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於乃德殷乃引考則公卿大夫其永壽考可知矣天壽平格則君子偕老共事宗廟社稷可知矣故關雎之德王者之風也麟趾之應后妃之福也后妃之壽可知矣鵲巢之德諸侯之風也騶虞之應夫人之福也夫人之壽可知矣 國家比隆成周仁德下迨於鳥獸魚鱉則 天子享萬年之壽公

卿皆元老耆造德降而聞鳴鳥其流澤及於其家此

錫極保極之明驗也豈獨二三鄉邦之慶固天下之慶云

頤夫人楊氏七十壽序

漕涇之陽為海上大族其子弟之賢俊者予往往于南宮識之夫人歸于崑山為中憲大夫掇齊頤先生之配中憲少貴官自禁林為御史督學京畿已而不得志出守邊郡罷歸日閉門讀書性簡伉少所當意獨於夫人為宜去中憲之世於今二十餘年矣夫人三子皆非已出而今雍里方伯以壯年致政與仲季二君恂恂孝養子婦懽然無間如中憲在時而家勢

歸先生文集

外集壽序

十七

兩金堂

隆盛夫人自歸頤氏為婦為母四十年享其福祿榮華此亦生人之難者矣今年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為夫人七十之誕辰雍里公兄弟與内外宗黨稱觴上壽以子辱在姻末俾得而序之夫三代王者之化關雎麟趾鵲巢駟虞之世可謂盛矣然其詩猶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言婦人秉志壹誠以事其夫夙興夜寐無有懈怠而所能得于其夫與否盖不敢自必而係于命也太史公曰人能弘道無如命何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于子非通幽明之變烏能識



之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故君子大受命而世之學者以為命非所言要以為所得為者而已不知充其所為以遂萬物之宜而全天地之性必至于命而後已命之所不至性之所不盡也以夫人之賢德而使如終風之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凱風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則順婦慈母之道亦不行矣君子之樂頌人賢也樂其得所也故予所以論夫人者雖有家富貴之常而實以為順婦慈母之道行也因以識古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義以為天下之道非一人之為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所而王化成矣君子之言性命者蓋如此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敬為夫人頌焉

丘恭人七十壽序

丘恭人其考某省叅政諱經之女始立公生三女父母愛之曰吾女必皆予貴人有聘之輒不予皆至于長卒皆予貴人恭人其一也是為前廣東按察使司副使王公濟美之妻立公蓋與司馬質菴公同官御史司馬憲副之從祖立公以是意歸鄉王氏自茗雲間嬪于海上越五百里由嫁女必欲予貴人也時憲副已在南都其後歷官江右最其後踰嶺恭人常從

其其祿養憲副受 誥勅遂有恭人之命予家故與  
王氏有連知其家世為詳自唐御史胸封之後至分  
水明州而來崑山司馬與憲副之祖某官兄弟同舉  
進士自是科第蟬聯不絕及憲副殂謝之後諸子皆  
彬彬鄉學一誠以戊午復薦于鄉蓋故家大族歷世  
久遠枝葉扶疎不能無旁落不齊之數自恭人之歸  
憲副今老矣獨見王氏之盛如一日也鄉里皆稱立  
公善嫁女云恭人以某月日誕生至嘉靖四十年恭  
人年七十諸子謀所以為壽介縣學生孫君某來請  
頌禱之詞予為道恭人之事如此因論之以為立公

歸先生文集

外集壽序

十九

兩金堂

以女子貴人可得而知也恭人之享其福祿壽考至  
于今七十年立公不能知也其有子若孫能趾美前  
人立公亦不能知也然吾聞恭人貞靚慈孝初及憲  
副至寡撫其前孤與其所出有鳴鳩平均之義其子  
事之亦無異所生恭人之德如此其享福祿壽考宜  
矣然則立公其有以知之矣有城方將續女維莘雖  
自古王者之盛亦有所自故稱恭人之壽而本於此  
庶幾乎王氏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是為頌禱其可  
乎

壽朱母孫太孺人序



吾崑山僻在東海之濱為吳下邑而山區水聚天地之精氣蜿蜒迴薄而會于此故士之登朝著躋廡任者常倍於他州至於耆艾長年履期頤之福閭巷之老閨門之女子多有之嘉靖癸丑甲寅之歲間以七十稱慶者數十家以仕宦過家為其親七十壽者亦不下三數家世稱七十古所稀况於富貴壽考兼之而在於吾邑如是者相望豈非一時之盛哉朱君恭之以進士起家為浮梁令之三年上計京師天子擢為尚書冬官郎將赴南都浮江東下來省其母於是士大夫循鄉俗之禮如前數十家之為賀者

歸先生文集

外集壽序

二十

兩全堂

又以恭之仕宦而歸太孺人年又七十也賀尤不可以後雖然予以恭之官南都於其家不越五百里畿甸之內昔之人所欲乞鄉郡以便養而有不能得者恭之不求而得之此所尤宜賀者夫士以其身為國而使之忘其私非人情也先王之制未嘗然也既富方穀必也有好于而家用其人之力而忍絕其私耶古者卿大夫皆仕於封內銜使命于四方則有越境之行然亦不踰時而復而不違將毋先王所以恤之者至矣今海內為一仕而去其父母妻子宦輒所至窮日月之出入於是乎奪其私以為國而不能於兩

得之者今恭之將行矣所以壽太孺人者非特一時鄉里之榮而已去而之南都風土之樂猶吾邑也膳羞被服宴飲之奉猶吾邑也南都之士大夫來為壽者猶吾邑也恭之可謂兩得之也使天下之士任於內外皆如恭之是所謂各適其性而無復行葦裳裳者華之思矣以孝為忠孰能禦之哉孰能禦之哉

○壽頌太孺人陸氏七十序

凡士之讀書應舉以登進士為榮其登進士服官受采以銜天子命過鄉閭壽其親而姻戚賓友迎延滿堂日為供具飲酒歡宴為榮此今之所誇以為富

歸先生文集

外集壽序

三

兩金堂

貴者盡世俗然願子行於是得之而尤有異者始子行之先君事武皇帝為刑科給事中是時佞寵

盈朝天子日從趙李之徒不復御椒寢而前星未

耀公踈論其事及今皇帝嗣服首進八踈以贊新

治其跡在史館宐有之公之為給事也先亦由進士

為行人蓋去君之時今幾三十年子行復起進士為

行人過家而鄉里姻戚賓友彷彿見其先人時事有

下淚者而太孺人始事給事給事為諸生以及於貴

顯中更艱苦辛勤矣蓋又三十年而復見其子如其

夫之貴此其所以為尤異者願氏世家海上公乃徙



崑山之南千墩浦之上。而公之族稍稍從以來。散居浦之東西。而公與其從父兄一時並為黃門。氣勢赫終不少藉。以陵轢其里人。是時公在京師。太孺人獨以舅姑老不能從。留養之。其後太孺人寡居。獨持門戶矣。伯子子繩讀書入太學。而子行最少。兄弟恂恂友愛。無彼我之間。蓋太孺人之為教者如此。昔歐陽公為許氏園記。以為許君以制置七十二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為園不足。以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唯許氏之孝弟著於三世矣。海陵之人過之。未嘗不愛其人也。則夫前之所云亦夫人遭際之適爾。不足以為異。唯太孺人之懿德施於子行之兄弟。所謂駢枝連理。同巢共乳之瑞。於此見之。而富貴壽考康寧之福。歸於太孺人者。將未艾也。太孺人二子一女。為今進士。沈君子善之配。其外孫堯俞從予游。以十月二十七日為其誕辰。來徵予文為壽。予為序之如此云。

鄆陵梁太夫人八十壽序

鄆陵梁策對之與余同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而余於余太史之門最先識之。對之為人誠篤。不以一第自華。方慨然有慕學之志。余與之語。間問大梁之故。

余雖未能至而自羲黃以來帝王王侯至於汴宋之遺蹟宮闕陵寢園林池館之勝與夫名臣賢士之所聚皆若親履其處恨不得亟往以觀黃河之流而緬然思太古之世訪黃帝於具茨之山尋大隗之所存也梁氏世居鄆陵蓋本其國地以梁為姓云對之又時道其家世而稱其大母太夫人之行於古所稱孝婦無以異也在梁氏宜世載之初太夫人之夫梁隱君蚤亡遺孤四五人大者數歲小者二三歲牽衣裾相持終日嗥皆拊育之以至於長而養姑尤謹姑中歲瞽太夫人扶持不離左右姑非太夫人食不食而

姑未食太夫人不食也迨姑年九十而亡如一日當是時姑猶有他子與其先後而獨宜夫人豈非所謂孝婦者乎太夫人春秋高對之之尊府封君方怡然侍養蓋晚歲而見其家門光榮孫子褒然為王家楨唯梁氏之世德遠有厚積而發於是而太夫人孝行之報其又可誣哉會太夫人年八十對之將奉使過家為壽同年進士南城丘浙子東輩徵余文為贈而對之又自來請之勤勤惟恐其大母之行不彰於世也對之亦賢矣哉余故具對其所稱者俾大梁之人知太夫人之饗遐齡而膺厚福蓋有自矣



朱君同頌孺人雙壽序

朱君官於閩者三年壽六十而其內頌孺人先君一年生其子上舍某縣學生某欲為孺人六十壽而不敢先也遲之以俟今年而徵予為其夫婦雙壽序以致之於閩吾鄉之俗五十而稱壽自是率加十年而為壽凡壽之禮其饋贈燕飲必豐又徵其學士之文詞詩歌傾其國之人無不至者此固居於其鄉者之宜若夫仕則有王事焉且又不當以稱老固宜無及於此矣然古之君子在位而能宜其人民則百姓歌思而祝頌之不獨贊其令德愷悌必祈以壽考而黃

歸先生文集

外集壽序

二十四

兩金堂

耆眉壽之形容想見於車馬衣裳之間可謂盛矣由此言之仕而為壽尤宜也吳與東甌在三代時實於蠻夷吳有太伯虞仲之風其後頗與中國之會盟至秦已為郡縣而閩懸隔東海元鼎間橫海樓船兩將軍軍出武林白沙石邪始建東粵迄今數千年俱為天子內地文物之盛無異鄒魯凡閩人之仕於吳與吳人之仕於閩猶東西州也君優游臺幕非有民社之責而妻子兄弟懽然以官為家歲時飲酒上壽如不出里閭之間豈不真可賀哉抑君之政事足以宜其人民而紀於閩之士大夫者閩之人皆知之無俟

於余言也。獨惟君與孺人家世令族君爲大家宰王  
峯公之從弟孺人爲侍御之子而太保文康公之從  
子弘治間吾邑毛文簡公與冢宰公相繼魁天下間  
二科而文康公又魁天下崑山小邑數年間掄魁繼  
出。孝宗皇帝當宁嗟異。至以吾邑里俗之識傳于  
宮中更歷兩朝三公皆位台鼎而冢宰以厚德元老  
至今歸然爲鄉邦之望。朱顧世爲婚姻而其子弟之  
才俊與其女子之賢此尤足以誇於閩之人矣。於是  
乎書。

○ 顧孺人六十壽序

歸先生文集

壽序

二十五

一雨金堂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子之居  
鄉，自以爲無所毀譽於人，獨其所以是而非非者，  
不可得而廢，不惟當世之名公卿大夫，至於言人之  
妻、泰山之婦人，亦與其門人私論而志之，以爲三代  
之民，所以是而非非者如此。夫豈獨春秋之義爲然，  
余少好觀古事，嘗有意於考論其世，而廢置草野，無  
史官之任，然時有慕於古之作者，得因事立言，以著  
其是是非非之跡，是斯民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庶幾  
他日有裨於史官。顧孺人者，太保文康公之女，上舍  
朱君子求之配也。上舍早世，孺人守節垂四十年，今



年六十。甲士大夫徵予文為壽。孺人以幼艾競競未亡。人能保其身。至於六十而為壽。其亦可稱也。已。自予為童子。讀書廬。兗州家。廬氏子弟。數稱上舍之。才俊。不幸短折。而趾美於其弟少宗伯。而予之從祖母。實孺人之姊。故知文康公夫人之事。為詳。公起諸生。官禁近三十餘年。迨入內閣。推封一品夫人。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凝然獨處。言笑不聞。文康公是以敬之。如賓。而孺人之資性。髣髴如其母云。由是言之。女子以才智自見者。要非其德之美。若夫沉默簡重。居適意之地。如夫人之受多祉。及所遭之不幸。如孺人。

歸先生文集

壽序

二十六

兩金堂

之葆真全節。其於坤道之順一也。當文康在館閣。孺人實依母氏居京師邸第。親見夫人朝。兩宮。佐皇后親蚕。宴錫繁褥。脩極榮寵。宗伯方為黃門家。勢隆貴。而能以芬華盛麗之間。獨全純白縞素之質。於桃李艷陽之時。凜然松栢歲寒之操。視夫寒女窘婦。生長淡泊之中。無所見而能不亂者。為猶難矣。豈非余之所欲得而論之者哉。孺人之嗣子某。以孝謹稱。能成孺人之志者。因併書之。

○ 王氏壽宴序

王氏之最長老母曰孫碩人。今年八十矣。於其生之

月日諸子姓祝於堂下者若干人外姻之來祝者若干人三世之交游來祝者若干人皆願頤人之壽自今以往至於無算又願天下太平雨暘時若歲以有年縣官無苛政急賦閭里安居以娛頤人之老又願其孫若曾孫發揚詩書之業用於王國以報本朝二百年生育之恩頤人及見其榮也祝已其子有功有親退而與諸賓為宴少長誥誥以獻以酢既醉既飫咸相謂以為此王氏之盛不可以無述某案王氏居崑山之度城不知其幾世矣其家古檜老栝蒼然鬱然尚皆百年物也度城在澱山湖旁有數十家之聚惟王氏居之無他族昔有王豫修先生修身潔行將及於仕而蚤世生平惟以忠孝大節自許崑山人至今稱之其子南陽克遵其訓為隱德君子頤人其配也吾觀吳中無百年之家者倏起倏仆常不一二世而蕩然矣王氏保有先世之貽雖時移事易稍稍侵削而亦不至於貧讀書數十世雖仕不遂而不至於易其業頤人俯仰八十年間頤盼於興廢之際維持保守之艱其賢有足稱者哉若迺為頤人祝者前之詞則既美矣予又何以加焉



吾崑山之俗尤以生辰為重自五十以往始為壽每歲之生辰而行事其於及旬也則以為大事親朋相戒畢致慶賀王帛交錯獻酬燕會之盛若其禮然者不能者以為耻富貴之家往往傾四方之人又有文字以稱道其盛考之前記載吳中風俗未嘗及此不知始於何時長老云行之數百年盖至于今而益侈矣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之朔憲副默齋孫先生之生辰先生之生以前丙辰至於今乙卯甲子一週於是縣之人為其禮者尤以為重而徵其詞於余若其禮然者予不文不能道其慶賀獻酬燕會之盛獨以謂

歸先生文集

壽序

二十八 兩金堂

人生百年之內其變故多端而於歲時叙事相感親朋聚會盃酒談說生平感今懷昔之意為多余與先生同里閭有通家之誼自少已能識先生先生年甫弱冠先大夫客遊不返旅殯蒼梧之野徒步走嶺外無資裝僮從之携崎嶇萬里負骸骨以歸寡母幼弟相依為命有人所不能堪者及舉進士釋褐為刑曹會御史言事下詔獄先生守官不阿與大吏爭論幾蹈不測之禍天子仁聖不忍加誅竄之懷遠夜即之地於是自縣令遷轉不數月輒改官歷閩粵巴蜀荆湖齊魯之間足跡幾半天下天子躬視獻陵藩

臬郡縣之官多以乏供致重辟先生時為湖廣僉憲獨免於罪且膺寵錫又再遷得江西憲副以歸夫六十年之間榮辱利害之途追而道之有不勝其感慨者矣今先生遺榮辭寵卜築於王山之陽有園池田廬之美有子孫之賢而筋力康強絕無衰老之態追念自此以前真如夢幻自此以後山林花鳥之樂知其無窮也是又不可以賀乎於是書之而平生竒偉忠孝大節可考見焉

### 姚安太守秦君六十壽序

昔 孝宗敬皇帝承累世熙洽之後益以深仁厚澤一時人才登用皆有重德偉度歷 三朝饗承平之

歸先生文集

壽序

二十九

兩金堂

福若吾錫山秦端敏公以弘治癸丑登第至嘉靖二十三年以壽考終位至一品自起家登朝著富貴五十餘年豈非盛世培養之厚抑人才之得於天者皆應其時若公之所稟與時合而致然歟天下之勢自厚而趨於薄如寒暑之易候有不覺其然者然推其故必有人以為之始者昔人論東漢梁統為時名臣獨以增重律法一言而天之報梁氏尤慘真仁者之

言哉余每慕前世盛德長者欲考其所設施如端敏公者方將就其家問其行事徃徃過其縣慨想其人



者父之今年余入覲還訪其孫汝立因得見公子二千石君其器度猶有前人風流蓋以歎盛德之世未艾也君用端敏公恩為都督府幕官陟守姚安謝事還承前人遺業以詩書教其子二子皆彬彬向於文學入其室而先公之典刑猶在用此言之則孝皇作人累葉承平之福豈獨其一時臣子饗之而又及其子孫者如此余門人朱某客於君所數道其賢汝立又好古與余往還於是君以甲子之初度秦氏內外之感及邑之人往為君壽介某以來乞言余以是推本端敏公之三世蒙前代承平之澤子孫世饗之源遠而流長也

歸先生文集

壽序

三十

兩金堂

壽陳封君偕華夫人序

考古五禮無為壽之禮先王于養老事親義甚備無為壽者為壽者祝其萬壽百年如詩所云無飲宴召賓客及為之文者况為之文不徒稱其年而已稱其有德及備福而著之又無是者然徒稱其年非所以為文也今開州守陳允升晉卿尊君號新安先生者其子起諸生不一年遂刺方州而先生與其子偕之任板輿就養覽觀衛之風土知子之足以辦吏治陞辭以歸于是先生與夫人同躋六袞先生之誕以四

月三十日而夫人後一月九日鄉里親戚見先生之榮歸又與其夫人偕壽開州雖遠在二千里外不能無岷岵之感然閉閣而思吾鄉里山川與先生夫人之享福而樂也亦足以自慰矣思吾鄉里親戚之登堂而賀者若而人又可以自慰矣先生婦與夫人道其子之為官尊榮而治辦又足以自慰矣夫如是雖父母與子相去二千里知其樂也晉卿之前母夫人蓋秀水令周君之女生晉卿甫三歲而棄晉卿晉卿育于外家父之先生娶今華夫人字之如所生子而晉卿事之亦如所生母先生無孝已曾參之顧益卜築城隅闢圃植花菓卉木養禽鳥以為娛里中子弟多從之遊日與人彈琴歌咏以俟其子之長而為官而喜怒好惡一不拂其性于是可卜其長年知食其子之報未有已也先生之誕日余弟某來請余文余方治裝將有邢臺之役邢去所治州不遠又當有事大名見晉卿且道先生為壽之樂又足為晉卿慰矣是為序

徐封君七十壽序

余往來嘉定與其賢者遊而識子言於是時固已奇其文每言之於人因遂識東樓翁慷慨樂易人也已



而子言舉京兆計偕北上翁實携之以行余時遇於彭城遂於僦車共茵而載歷齊魯燕趙二千餘里走風雪塵埃中懽然忘其行役之疲余蓋察知翁父子有福德享富貴者也其後子言登第以天官屬直

內閣尋改大宗伯屬領祠事余至京師每見輒嘆其議論之進是時天子降郊祀之禮子言殆所謂侍

祠神語能窺觀方士祠官之說者矣亞語及其職事未嘗不有志於守道以守官者也而東樓翁居家日治園圃亭榭與士大夫飲酒為樂子言間迎至京師則諸公貴人日來懽宴退而莫不嘆翁之賢而又稱

歸先生文集

壽序

三十二

兩金堂

其有子已又得 誥命推封既貴顯矣然子言在臺

省爵有清望議者以為蘭臺秘閣之選頃以外補為

郡莫不惜之曾東樓翁方七十子言將之荊州過家

上壽以余遊其父子間相知之素屬使為序夫余知

子言有不釋然於此行者矣然以方剛之年出粉署

為二千石得歸榮其親於人子之願殆未易得也吳

中士大夫登朝者不為不盛然能追祿養少矣已迨

祿養而至官益少今惟長洲錢工部德徵位至九列

海虞嚴學士敏卿為館閣而二公之親皆康強無恙

得封如其子之官此不獨吳中所無而世亦未之見

今以子言之年与其才望名位豈在二公之後余以是知東樓翁之福祿蓋未艾也子言能自馳騁於文辭其於江山故宅雲雨荒臺之間必能追蹤屈宋而上之為南咳白華之篇以抒其仁孝之心余之朽拙何能為役猥以斯序見屬媿而不敢辭云

### 葛封君六十壽序

古之君子仕則違親處則違君二者常患于不能兼韓退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有所得以為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雖不離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至王介甫則又以為祿與位庸

歸先生文集

壽序

三十三

雨金堂

夫鄙人之所待以為榮也賢者道弼於中而裸之以藝無祿與位以為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二公之言有所重而不免於偏使為子者有所得以歸榮其父母而無離憂具道藝之美而有祿與位以為父母壽豈非夫人之願歟雖然二公者蓋致恨於彼之不能得者則亦姑以此使之自慰焉耳葛君理鄉辭其親試京師有司奇其文欲寘之第一遂舉進士上第所謂弼於中而裸於外者矣 國家之制進士釋褐觀政諸曹其祿秩比七品可謂有祿與位矣君在京師逾年賜告還家日侍其親可謂有所得而無



離憂者矣。君之尊人虛潛翁少在隴畝，淳朴無外慕於榮勢，非數數然者。一旦得之，亦不以為有所加。獨喜其子之在側，而以為樂也。以是知二公之言，特有所激，而發使過虛潛翁父子。其於為人父母，與為人子之情，必能極口道之矣。君登丙辰進士，以明年四月來歸。至某月日，為翁誕辰。翁於是年六十，有三友人：趙君元、張君子忠、輩若干人，皆往歲與君同試。南宮者也。榮君之還，徵余文為虛潛翁壽。余謂如翁者，韓退之、王介甫之所欲之，而不能得者，也是可以賀矣。

歸先生文集

壽序

三十四

雨金堂

壽柳州計先生序

吾鄉范文穆公稱湘南江山奇勝為天下第一。時公帥廣右已，而移鎮之蜀，有睠睠不忍去之意，而柳子厚刺柳州，乃作囚山賦，觀其辭，殆不能以一日居者。范公大帥名位尊顯，其心誠樂于此，而子厚特以謫徙，又不得召，有悒鬱無聊之志，宜其為言如是。然其于此邦之山水，不薄矣。其序近治可遊者，殆不下于桂山。而所謂靈山、拔地林、立四野、自嶠南達于海上，可以想見。韓子稱衡湘南為進士者，皆以柳子為師。其承子厚指授為文，悉有法度。由是言之，柳之山水

不待子厚而顯而其人才之出自子厚始也今天下  
文治休明皇風遐被楚粵之間來任中朝者柳州尤  
盛文非若子厚之時之比其為山川愈益增重惜乎  
柳范二公不及今見之也柳州討先生厚庵以乙榜  
進士來教崑山學者嚮仰之餘間從問其山水之奇  
勝益信二公之言至今若身履其地而獲觀遊焉君  
父靖川先生以鄉進士調倅潮陽未及上最即掛冠  
歸其鄉構一亭日吟咏其中而孝友清節為邾人所  
稱余不見先生亭於所謂東亭者何如而想其憑空  
拒江衆山橫環海霞島霧倏忽萬變者如一日也嘉  
靖癸亥之冬適先生降生之辰進士君忽起嶺雲衡  
鴈之感生某某為之選致祝壽之詞而求序於余  
余文乏芳馨香之氣萬里致之於子厚所適之地  
不無媿一

朱士夫人六十壽序

宛陵進士朱應秀一松其先君二峯先生嘉靖十三  
年歲貢時朝廷行選貢法故先生以壯年預選蓋  
未及廷試而卒遺夫人與稚子九歲至始孩者四  
人夫人方二十九年不御膏沐矢志自衛有栢舟之  
操撫抱諸孤長育成就有凱風之勛蓋又三十有一



年應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夫人於是年六十矣  
應秀與余既同第又同冬官試政每相見若有所欲  
言而不能者久之乃以母氏之壽為請夫應秀之為  
進士也其亦有所自得乎其有所不能自釋者乎此  
為士自初束脩為其父母即望其顯榮應秀今已得  
之足以慰母氏之志夫豈有不自得者乎夫人父母  
無恙生有膏澤之潤而行乎夷坦之塗一日而得富  
貴宜無不自得者獨應秀思先人之蚤世母氏之劬  
勞詩曰風雨淒淒鷄鳴喈喈又曰風雨如晦鷄鳴不  
已更前之所歷戚戚有動於中此其所以不能釋然  
也而罔極之德何以報之是以汲汲欲為夫人之壽  
又思得為古文辭者傳述之人見應秀之於此類若  
自得者不知其求以解其不能釋然之懷者如此自  
此而往應秀之仕日顯夫人之壽日增而不能釋然  
之懷當日甚吾未知能有以解應秀者姑謂世俗之  
望其顯榮者今得之或可以慰夫人而已矣

李氏榮壽詩序

余讀王制觀虞夏商周養老燕饗食之禮年紀之次  
及深衣燕衣縞衣玄衣之制何其備也至天子於太  
學執鬯而饋執爵而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其隆重

如此故曰三代之盛王未有遺年者也年之貴於天下久矣然而無為壽者幽詩稱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自此而詩之稱壽不一顧亦相祝頌之詞如史之所稱為壽者云耳非以年之每進一紀為燕會以為壽也迨後世壽節慶賀始於朝廷而及於公卿然為文以稱其壽者亦無之余嘗謂今之為壽者蓋不過謂其生於世幾何年耳又或往往槩其生平而書之或又類於家狀其非古不足法也余居鄉見吾郡風俗大率於五禮多濶畧而於壽誕獨重其禮而又多謁請文辭以誇大之以為民俗侈靡特如此而至京師則尤有甚焉而余同年進士天下之士皆會於此至其俗皆然雖余之拙於辭諸公謬以為能而請之不置凡為之者數十篇而余終以為非古不足法也雖然亦以為慰人子之情始可矣歲九月余以選當外補最後同年魏郡李某子復復以二親之壽為請蓋諸公之為之詩者多矣余獨為其詩序於其尊君與太孺人之潛德懿行故未暇論尊君州學生積學久次將貢京師年六十六太孺人年五十九子復哀所得詩聯為卷因郵致之於其家云



士大夫致身於朝所當得為者人臣之事富貴壽考皆命也盡性而已命何與焉雖然有可以盡其人臣之事者非富貴壽考有所不能故曰樂只君子遐不壽考明君子非無疆之壽無以行其愷弟而為邦家之光也然則富貴壽考命也六所以盡性也故古之君子不樂福然非有求為立之急于徼福者其所為常違人臣之道而不知夫福之來也不驟若行千里之塗優游容與累日不止而其至之不覺然且求得于旦暮之間馳騫而無所極其力既已不勝矣此爵祿榮名所以多患害而失養性命之原也今

歸先生文集

壽序

三八

兩金堂

天子御極改元之明年策士於廷立齋王先生與今少傅華亭徐公十數人者年最少徐君及第入史館餘多在清華之選而先生為大行稍遷郎署出為湖廣僉憲陞參議得賜歸養居田里者久之同進者多至公卿先生始以少參入朝而徐公已在內閣矣于是一再遷有南京通政之命尋以外艱歸至是服闋待命于家其歲冬十有一月既望先生六十初度之辰也里中士徵言于予以為先生壽予惟先生徊翔仕路四十餘年若無意于進者而今六以躋卿少之列獨以登科之早見謂淹滯然可以知其紆徐不驟

而富貴壽考將來所受之大也初先生為冬官屬魏  
恭簡公為祭酒居京師數稱其能守法及官楚以寬  
靖任職丙申之歲先生以僉憲上計天曹予時計偕  
附其舟行得朝夕見見先生孱然儒者身若不勝衣  
言若不出口略無矜氣與態色焉及入部試一吏持  
几隨其後踰時而出考功嘆其文以為非有養者不  
能以予之得于先生者如此為不可及矣而後知夫  
恬愉安靜者一時若為遲鈍要之于久回視夫翕然  
取一時之快者相去遠矣先生同進今自徐公以下  
落落可數而淪落者不知其幾殆隆冬窮歲百并畧

歸先生文集

壽序

三十九

兩金堂

盡而長松巨栢方有參天之勢蓋上將倚先生為卿  
輔予故以人臣之事頌之焉

恭簡公為祭酒居京師數稱其能守法及官楚以寬  
靖任職丙申之歲先生以僉憲上計天曹予時計偕  
附其舟行得朝夕見見先生孱然儒者身若不勝衣  
言若不出口略無矜氣與態色焉及入部試一吏持  
几隨其後踰時而出考功嘆其文以為非有養者不  
能以予之得于先生者如此為不可及矣而後知夫  
恬愉安靜者一時若為遲鈍要之于久回視夫翕然  
取一時之快者相去遠矣先生同進今自徐公以下  
落落可數而淪落者不知其幾殆隆冬窮歲百并畧



歸先生外集卷之三十二

吳郡歸有光著

山雲巖岫蒼苔中

詩

遊靈谷寺

晨出東郭門初日照我顏  
春風吹習習好鳥鳴喧喧  
巖阿見黃屋登坡尋神山  
半日猶山麓十里長松間  
蜿蜒芳草路寂寞古禪關  
畫廊落丹雘朱戶蝕銅鏤  
殿起無梁迥塔留玩珠  
攀蒼鼠戲樹捷野鹿看人閒  
山深靜者愛日宴未知還

歸先生文集

詩

兩金堂

鍾山行二首

鍾山雲氣何蒼蒼長江萬里來  
湯湯龍蟠虎踞宅帝王鑿山斷嶺  
自秦皇孫吳司馬六代至南唐  
神臯帝輦爭輝煌餘分紫色那  
可當偏安假息真傍徨宋金  
之季韃韃強腥風六合雲日黃  
百年理極胡運亡天命真人靖  
八荒手持尺劍旋天綱一洗  
乾坤混萬方考卜定鼎開百皇  
鍾山雲氣何蒼蒼

鍾山雲氣何蒼蒼中有殿閣琉璃閃爍  
黃金黃蒼松老栢馳道旁朱紅交午  
岐路當貔貅百萬畫伏藏日色淡照  
官衙墻北風蕭蕭吹日光白頭老人  
涕泣為

指點東是長陵西未央

甫里天隨寺

偶過白蓮院為尋綠鴨池僧開虫罥戶人到鳥驚枝  
斜日半庭雨清風數卷詩空門住遺像千載爾為思  
下第歸安亭寄友人

青春日以逝吾道何迤邐昨者南宮試列郡饒英賢  
顧獨不見君諸子走翩翩予復遭擯落自視真茫然  
仲尼歿已久軻死失其傳大道如白日諸儒或守筌  
群言雖淆亂遺編可鑽研與君東海上此意十年前  
倘可理前語忻忻夜不眠未出長安門夢君洞庭間  
今歲返故廬復此耕石田一見吳淞江思君在眼前  
如何三十里猶自隔山川

讀史二首

謝公四十餘高卧東山間妻子來相問掩口笑不言  
長安公與卿富貴多少年狗時豈不能吾志不其然  
所以任公子長垂百丈緡

劉毅無甌石一擲百萬錢淮陰置母塚行營萬家田  
英豪不在此意氣聊復然安能效拘儒規規翦翦焉  
東海有大鵬扶搖負青天可憐鴈與鳩相笑榆枋間

恨詩二首



清輝比秋月遊魂散朝霞首丘言猶在易簣意何嗟  
平生丈夫志寄死宮人斜曾參為原母杜氏豈無家

又

懼落青鳥計真成黃鳥哀隋珠彈燕雀寶劍失風雷  
文武今宵盡乾坤此日顏吾方從汝去安事制麻衰  
送王松州姊丈

首夏天氣清送行十里亭槐柳夾脩岸駢駕朱轡明  
分符向狼荒萬里投南行戚戚感陽鳥依依悲鵲鴝  
迢迢五嶺外天盡心龍城丈夫志四海不敢憚遐征  
陸梁父為郡天下今太平嶺南有霜雪谿峒樂耘耕  
爭出溫艸地來迎太守旌孰能不請吏而肯逆顏行  
近者小不靖夫豈好稱兵遠方亦吾人擾之而後驚  
願言弘愷悌可使百粵寧

舟阻沽頭聞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上沽下沽頭有如百里隔曲河見舟檣相去只咫尺  
舍舟遵平途馬蹄生羽翻麥穗垂和風披拂盈廣陌  
吾聞江北人終年饑無食吾來江北地每喜見秀麥  
行行野樹合已到古沛驛漢帝遺原廟屋瓦殘青碧  
龍化已千秋鷄犬如昨昔欲尋歌風處閭里亂遺跡  
今人泗水上猶樹歌風石

桓桓後將軍受鉞綏西疆徐驅出湟中不戰屈先零  
落都山前夜萬騎羽林營天青靜無塵月明刁斗聲  
春耕浩豐田千頃連臨羗王者師無敵天道本好生  
云何漢天子廟計乃倉皇璽書卒報從於此見靈明  
嗟哉酒泉守得無事窮兵但令多殺人功名亦可成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浮雲方靄黓光景遂已戢  
波旬深露澍千里破封蟄  
茫茫河伯歎蕭蕭山鬼泣  
靈曜邃高居朱明闕赫翕  
希微澹將開浙瀝吹又急  
過夜轉連綿醜流更洽漑

歸先生文集

詩

四

一雨金堂

萬壑嚶霞鳴百川灌注入池容  
添紋殺林色浸於色  
離畢月暫耿宿井星恒濕  
歙滌湖光翻蹙咽海潮澁  
霓旌尚高翔雲衣猶日緝  
覆水鉅可收天漏誰能葺  
馬牛三江混鳴濛九峯立  
嗟我來自東獨行阻塵邑  
夢離思明兩筮坎成洊習  
誰假卜商蓋但戴杜甫笠  
續紛餘花落寂寞愁烏集  
窮巷長閉門高河近通楫  
天地政氤氳雷風逆呼吸  
悽悽聽晨鳴濛濛睇宵熠  
作又徵時暘思文憂民粒  
鼃鼃費灰酒魚蝦饒掇拾  
廣室坐增悽匡牀聽生悒  
何由度日闕安能使家給  
泥塗踏重蔭梅潤侵什襲  
寒袍故戀綿澗簡慵啟笈



顧嘆風雲滿寧使蛟龍繫短屐徒齒齒折中空岌岌  
俯仰觀宇宙塊北迷原隰阻饑知不免寅亮豈所及

南旺

嗟我南行舟日夜向南浮今日看汶水自此南北流  
帝京忽已遠落日生暮愁當年宋尚書廟貌崇千秋  
丈夫苟逢時何必有大猷歎我學禹貢胸中羅九州  
杖策空去來令人笑白頭嘗疑伯顏策母乃非令謀  
洪範天錫禹大道衍箕疇五行有汨陳三事乃不脩  
絲隄日以興百川失其由不見徐房間黃河載高丘

沛縣

歸先生文集

詩

五

兩金堂

泗水抱城堙東去日潏潏豐沛至今存漢事已千春  
嗟我亦何為獨歎往來頻封侯不可期白日坐沉淪  
每見沛父老旅行泗水濱雞犬如昨日此亦非昔民  
空傳泗水亭井邑疑未真城外綠楊柳高帘懸風塵  
猶有賣酒家王媪幾世親高廟神靈在英雄却笑人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入舟忽不樂呼佢登崇丘子房信高士祠處亦清幽  
俯視徐州城黃河映帶流青山如環抱一髮懸孤州  
河流日侵齧森森洞庭秋烏犬爭死人岡隴多髑髏  
使者沉白馬守臣記黃樓嘆我亦何為空爾生百憂

生民隨大運孰能知其由  
觀此名邦舊懷古思悠悠  
壹自徐偃王獨有青山留  
劉項亦何在子房空運籌  
但從赤松子不用待封侯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勢大畧

黃河漫徐方原野層波生  
萬人化為魚凜然餘孤城  
僅見沮如間檐楹半頽傾  
日月照蛟室風波棲蜃氓  
侵薄連群山浩蕩烟霞明  
山迴時復圓盂盎涵光晶  
忽然覩開豁天末翠黛橫  
此來頓覺異日在江湖行  
呂梁遂安流泯泯無水聲  
狼牙沒深沉一夜走長鯨  
三洪坐失險蛟龍不能爭  
乃知房村間尚未得瀉傾

歸先生文集

詩

六

雨金堂

如人有疾病腹堅中  
膨脹空役數萬人  
績用何年歲

呂梁洪

河流西楚日瀾瀾  
峽束千流忽自披  
粉署門檐高淤  
土海王宮殿濕琉璃  
石沉浪漫蛟龍去  
水關山迨日月  
低來往頓看陵谷變  
百年空復歎文離

鯉魚山

鯉魚山頭日日落  
山紫赤遙見兩君子  
登岸問苦疾  
此地饒粟麥  
乃以水蕩濬水留  
久不去三年已不食  
今年雖下種濕土乾  
芽茁因指柳樹間  
此是吾家室  
前月水漫時  
群賊肆狂獮  
少弟獨騎危  
射死五六賊



長兄善長鎗力戰幸得釋因示刀箭痕十指尚疑血  
問之此何由多是屯軍卒居民亦何敢為此強驅率  
始者軍掠民以後軍民一民聚軍勢孤民復還劫卒  
鯉魚山前後遂為賊巢窟徐沂兩兵司近日窮勦滅  
軍賊選驍健叱呼隨主帥民賊就擒捕時或有奔逸  
其中稍黠者通賄仍交密以此一月間頗亦見寧謐  
二人既別去予用深歎息披髮一童子其言亦能悉  
民賊猶可矜本為饑荒迫軍賊受犒賞乃以賊殺賊  
吾行淮徐間每聞邳州卒荆楚多剽輕養亂非弘策

早渡楊子江

歸先生文集

詩

七

雨金堂

早到瓜州渡扶桑日始出天地開鴻洞風波靜不激  
金山獨靚麗暉暉映旭日綠樹間紅祠新粧畫歷歷  
群峯擁水氣空明含峯崔蒸然白雲浮翠袖有動色  
春來浦子口紛紛方雨雪驅馳在比土于今已五月  
我本江南人南還乃故業木偶與土偶人世何足述  
鄆州行寄友人

去年河溢徐房間至今填闕之土高屋奠齊魯千里  
何蕭然流冗紛紛滿道邊牽挽小車載家具穴地野  
燒留處處丈夫好女乞丐不羞耻五歲小兒皆能閑  
跪起賣男賣女休論錢同床之愛忍弃捐相携送至

古河邊回身號哭向青天  
忘田一望如落鴉環坐踞  
踞掘草茅草茅掘盡樹頭  
髡歸家食人如食豚今年  
不雨已四月二麥無種官  
儲竭近聞沂泗多鬲聚鄆  
州太守坐調兵食愁無計  
烏鴉群飛啄人腦生者猶  
恨死不早自古天下之亂  
多在山東况今中扼二京  
控引江淮委輸灌注于其  
中王會所圖禹貢所供三  
吳百粵四海之會同若人  
咽喉不可以一息而不通  
使君宣力佐天子憂民痼  
深謀遠慮宜一知其所終  
無令竹帛專美前人功

途中悼內

歸先生文集

詩

八

雨金堂

其一

憶昔事遠役何嘗憂別離  
不自愛斯須謂當百年期  
寧知有今日抱恨此天涯  
白鷗雙雙飛使我心摧悲  
魯山常崔巍魯水如昔時  
空憐今夜月不復照相思  
其二  
默默忽自歎獨語誰能聞  
思君在寥廓長看天上雲  
行盡燕與齊空然涕淚零  
珊瑚間明月照耀碧羅裙  
昨夜還鄉夢清姿猶見君

其三

丈夫各有為吾非兒女情  
死生代所有念子非世人



高山與流水今世誰能聽自我久行役何日無歸心  
每念復黥然涕淚常滿膺有時靜閉目家鄉路分明  
月色照羅幃小步尚盈盈見我遠還歸出門來相迎

甲寅十月紀事

其一

滄海洪波覺蠻夷竟歲屯羽書交郡國烽火接吳門  
雲結殘兵氣潮添戰血痕因歌初父什流淚不堪論

其二

經過兵燹後焦土遍江村滿道豺狼跡誰家鷄犬存  
寒風吹白日鬼火亂黃昏何自征科吏猶然復到門

歸先生文集

詩

九

兩金堂

高

湖上逢王五

王五遙來湖水東太平六典貯心曾得因避難親師  
受絕勝侯黃繫獄中

繚絲燈次西涯韻

聖朝威德務懷柔萬里滇南北內州印竹多年通市  
易寶燈今日盛傳流熨人技巧新曾見織女功庸久  
未酬却憶當年李學士玉堂詩酒坐淹留

乙卯春喜聞蠲貸有作

忽聞丹詔自天來萬戶歡聲動九垓掃徑今無催吏  
至飯藜亦可笑顏開即占星動鯨魚死共覩風晴鶴

鶴回從此 聖人無量壽海波清淺近蓬萊

鄒駙馬於登春坊敝寓同諸友宴集

上客天邊至高情世外長艸連平野綠花帶沁園香  
温樹無言對吳醪盡日嘗不知醉歸後還復夢長楊  
乙卯長至日安亭作

江河冰斷樹枝摧萬竅嗥呼鳥獸哀自笑袁安高卧  
穩雪深一丈少人來

乙卯冬留別安亭諸友

電勉復行役殷勤感故知悠悠寒水上獵獵朔風吹  
彈雀人多笑屠龍世又嗤往來誠數數公等得無疑

歸先生文集

詩

十

兩舍堂

言

丙辰自南宮下第還避倭往來無定居親交少  
至獨有一二同志時來問學

江鄉卜築又城闔春去秋來似鴈臣總是寂寥楊子  
宅如何更有問音人

謝陳君惠桃樹

古木寒江共寂寥每依簷日讀離騷豐年似自無租  
稅只種西垣幾樹桃

讀佛書

天竺降靈聖利益其在此雪山真苦行九惱尚纏已  
非徒食馬麥空鉢良可耻紛紛旃茶女謗論或未已



不知手指中猶出五獅子

山茶

山茶孕奇質綠葉凝深濃往往開紅花偏在白雪中  
雖具富貴姿而非妖冶容歲寒無後凋亦自當春風  
吾將定花品以此擬三公梅君特素潔迺與夷叔同

春寒

勾芒不受職玄冥司春節雨雪自深冬開歲無時歇  
艸木失光輝厚地闕芽茁西池山茶花歲歲開臘月  
至今怯寒威繁蕊藏綠葉昨日一花開鮮紅方映雪  
哀哉枝頭烏毛羽若摧折何曾見春陽空爾弄啁哳  
梅花謬先春此時猶重發幽居臨園池靜坐觀群物  
天運苟不至豈惟吾生拙

感興

昔日柴公子家富埒侯王一朝棄妻兒被髮入武當  
青松以為飡白露以為漿天空無疑碍往來得自將  
近者入峨嵋雲山香茫茫吾乃世間人慨慕徒徬徨  
送友人讀書玄墓山三首

鄧尉山前古佛宮湖波萬頃貯群峰欲尋老子當年  
處五杏叅天寶殿東

己亥庚子余在山中佛殿東法堂前有五株杏

此余讀書處也

山寺常開滿逗苔梅花歲歲待吾來于今廿載無消息聞說梅花也浪開

精廬高處下封雲俯見波濤無際垠五十三參應識得始知人世有腥羶

內典有五十三參舊僧寮中作此像山中因以呼其處諸友今舍於此

偶成四絕

一自當年謝合歡不堪常見月團圓於今生事如秋水唯有芙蓉花好冷芙蓉花

歸先生集

詩

十一

丙金堂

未信昌黎能送窮但看登極是稷稷六弋金版知何用不及鄉鄰賣菜翁鄉鄰

西窓睡覺日方曛坐見青山起暮雲賸得少年狂易在向人猶自說劉殷乞貸

推山調達自相加滿眼婆婆提與夜叉為愛如來深法坐飛來箭鏃是蓮花忤逆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澗山湖上

小小慕節義溝壑誠所安曩括遊燕都侯王不可干甘從涓濱叟垂老尚投竿于世無一能性頗好詞翰王子欽姊節興言涕汎瀾兩髦尚如見廿年骨已寒



丐余書貞石庶幾垂不刊吾書復自讀亦能清肺肝  
一掃齊梁習諒可追孟韓

火魚

水畜非昔種火魚自新肇僅以數寸奇忽見五色鱗  
勺水停淵澄方池恣迴繞春雨生綠萍秋風夢紅蓼  
真於盆盎中獨覺江湖淼每看銀鬣起時視寶尾掉  
濡沫蹄涔寬吞舟堂坳小少年共咄叱窮日相戲黷  
飼蟲疲燹童汲泉困王媪海上家盡然吳中時做效  
誰思聞鶴唳直比秦龍擾此物多變幻為狀異昏眊  
鮮妍駭羽化憔悴悵色醜物理呈怪象天字信奔鳥

歸先文集

詩

十三

雨金堂

何者為妖祥何者為吉兆天子今萬年皇圖日綿  
藐滄海竟清晏小夷悉剽荆周山進白鹿霜毛何皎  
皎會當長此魚貢之躍靈沼

余表兄澱山大參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予題詩

奉常余之外高祖儒雅風流絕近古少年侍直承明  
廬重瞳屢回加慰拊玉堂無事只寫竹影落繡湘生  
風雨翠葉蒼筠滿人間凌海越嶂爭購取吾家寶藏  
三大軸其一今在尚書府二幅翻飛入島夷神物化  
去不可親吾兄安得此尺素千緡不吝饒海賈盛夏  
張之紫薇省涼氣欲忽週堂廡劃然此壁開戶牖雨

勢欲滿風披舞此時靜坐亦何有滿眼不復見塵土  
湘妃帝子對之泣藐姑神人誰與伍吾兄好畫識畫  
意余方潦倒困蓬戶墨竹昔稱李夫人湖州孟端皆  
堪譜高人自有千載名世上兒子何足數作詩題竹  
非為竹俯仰自覺吾心苦東坡先生豈浪語知我之  
兄惟老可

文湖州東坡之從表兄也與東坡最為知己坡  
有子期之比坡詩云老可為能竹寫真

### 贈孫太倉

君侯粵中產羽林忠孝門曾為三輔吏遺愛至今存

歸先生集

詩

十四

兩金堂

昨歲來守州芳名益騰騫自從海水飛蠻舟翳朝暉  
吳會日創殘江海多軍屯大兵仍凶年凋瘵不可論  
君侯勤撫字百里載仁恩自古設官職事事有本原  
所以置守令無非惠元元茲任良匪輕天子之選  
掄何以不奉天斬代蹶其根粲粲元道州名與南岳  
尊追呼尚不忍千載聞此言哀哉誅求盡慟哭滿江  
村作詩代民誣庶以達周爰

### 送友人之婁塘次韻

負笈還從海上遊鳥鳴伐木自相求天涯草色年年  
綠春水桃花事事幽清霽樓臺觀蜃氣晦冥風雨聽



龍愁明朝我亦西湖去莫惜音書到角頭

素庵詩

唯易有太素太素質之始白賁垂皇象彤車資帝理  
大亨尚玄尊大路素幃爾伊尹言素王後代滋文軌  
素冠時所庶素衣時所喜素鞵心蘊結素縵國風美  
五入為五色以是悲墨子素功日以飾素封日以侈  
素位日以逾素質日以毀素悃日以詐素道日以靡  
素食日以濫素節日以委素書日以懣素問人日死  
流俗相糾錯紛紛競齊紫莊子膠朱目周鼎擺岳指  
揀僂莫如忠世變詎能止東海揚素波中林潛素士  
吾其甘素飯自可崇素履素抱何足言素心但如此  
因愛素庵人作詩揚素旨

清夢軒詩

王生思妙道獨居自常羊乃以清夢語揭之在幽房  
處世寔大夢于夢差為長擾擾無時清真精且淪亡  
孰能寡嗜欲引之大覺鄉魯侯一何愚欲往憂無梁  
太清日洞澄中有生者忙吾聞接輿言斯豈大無當  
古之得道者夏能造冰涼西方有聖人清淨聞身香  
飛龍遊上天至冬乃伏藏誰知疑黃泉可以登大皇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百里見青山言旋諒非徐風波仍水宿龍蛇驚夜君  
明發尤慘淡川途尚脩紆水駛凌方約雲寒日未舒  
彌亘多芳草寂歷少畋漁寒光冒明湖朔風轉高壩  
舊事成往跡餘生惟讀書古人不可見歲莫安所如  
庚申中秋子敬聞余往東海時有小疾不得相  
從作詩送行十五日宿天妃宮風雨不寐因懷  
無子敬作  
海天樓閣近瀛洲秋水憐君不共舟長夜波濤亂風  
雨軒中清夢定來遊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歸先生文集

詩

十六

雨金堂

其一

到海忽雷雨高雲起崔巍紛披船幕濕錯落酒杯飛  
波浪半天黑神龍助風威探遐方未極初意遂已非  
無緣覲海若稽首乞天妃願為一日晴令我攬光輝

其二

八月尚徂暑白露未為霜雲物結蒸鬱雨勢恣淋浪  
江水競飛溢螭龍爭迴翔金樞浴大明此夜不可望  
極目觀冥漲天際何微茫直恨非西風吹我到扶桑

郭把總營中

日看雲飛東海來天空孤壘戍門開夜中風雨尤堪



畏更羨將軍浪裏回

郭都統戍劉家河因讎觀壁間文休承詩次韻  
將軍此日建雙旄祆祲今年漸欲銷東海自然仍地  
險南夷非復似天驕龍旗春動旋風汛虎壘秋清枕  
夜潮即見功成報 明主海王繫頸盡來朝

庚申中秋借王詹事張廣平揚百戶劉楊李三  
文學詹事子一夔余子福孫從觀海遇雨還賦  
此

我欲泛東海乘此秋月明來到江流盡曠然向滄溟  
何以驚蛟龍歟忽風雨鳴假息天妃廟還投戍將營

歸先生文集

詩

七

更金堂

淹留遂經宿日望天氣清中夜覘微月披衣看潮生  
公子敬愛客高會皆良朋坐有揚戶侯臨海每彈琴  
藉此聊遣興三神竟杳冥乘潮賦歸來悵望有餘情  
海邊夜起飲酒聽楊昭信彈琴

中秋最恨月光慳今夜微雲影尚圓試問此時誰把  
酒誰人臨海撫朱絃

辛酉秋次陸光祿端居篇韻

吳門連白水屬此大侵年竭來江上居庭炒如綠錢  
盜賊群輩過夜眠得宴然所賴娛性靈亦復有遺編  
年荒與餓死此事寔由天擾擾塵寰中驅馳謝時賢

非以甘窮僻應世畏多愆

又次陸韻

積雨淹時月蛙蟻上竈浮生涯隨野宿世事任江流  
此日菰蒲水何鄉杜若洲平生萬里志垂老困潛幽

二石歌

太湖波翻江海連二石飛來隨我前大者恢詭作蠻  
舞高者脩脩特清楚憶昔秦公關西圃巘嶸爭來獻  
庭戶悠然日與西山伍大賢名蹟成往古我見拜之  
禮亦可近者尚書稱豪武致石如此頗可數初如大  
旗絕漠起睨視巖然又若九皇聖人鶉居鳥行衣垂

歸先生文集

詩

六

雨金陸

羽獨立空峒之野觀天宇雲將鴻蒙不得語自我有  
此日娑娑無酒且能發高歌屬當遠行柰若何遲回  
尚得一月多來觀莫厭數百過嗟我安能龍食清垂  
老疲後違吾情

壬戌南還作

自出皇都門葦水明可掬高風搏羊角飛沙旋霧殺  
乘快得順流溯行又轉輓長河亘千里迴溪每九曲  
時序值暮春光景信明淑市邑臨水折岸柳新雨沐  
欲問北州故但以南期促同行近百艘晨夕相追逐  
掛席鴈翅接轉棹魚尾續長聞夜集喧又見風排簇



所遇皆南金胡為棄荆王非有彈冠慶相呼入山麓

又

半月困漳衛今旦望鄒嶧景風時迎舟積水不盈尺  
行路日淹留歸思愈急迫昔往冒飛雪今來見秀麥  
蘊抱無經綸徒旅空絡繹西苑方呈兔東鄆亦雨鮒  
番禺有假號建州乃充斥柰何唐堯朝不用賈生策  
玄文故幽處厄螭益潤澤天命苟無常人生寔多僻  
去去勿復言牧豕在大澤

汶上

夙昔遊齊魯經過此城下立馬每躊躇愛其縣名古

歸先生文集

詩

十九

雨金堂

孝哉閔子騫宣尼特稱數弟子三千人迺與魯氏伍  
不冑為費宰睠言懷茲土信知非義食何異拘奴虜  
菽水諒可惟榮祿竟何補參亦勵高節平生未仕魯  
不洎三千鍾莊周無乃誣

登濟城望城武

城武漢時縣乃在兗西南魯考昔為令期年化方單  
性本愛瀟散候望苦不堪飛雪漬烏帽棄擲欲投簪  
竟以末疾返不及一考淹時當 孝皇日仁治正漸  
涵我來登濟城落日已半含西望適相仍竚立獨悲

暗明經幾累世淪廢良可慙

夜宿胡陵悼周孺亭

抄歲事徂征獲與周子行周子蘊道妙志行抱絮貞  
余生幸同縣故是夙所傾迨迨徐泗間兩舟日相并  
杯酒共談宴覺我形神清雖慙李郭望乃有王貢誠  
一朝忽稱疾中途遂分舫予力不能挽千里牽悲情  
昨者在京華猶喜登君亭如何到南皮條爾承訃音  
令吾神恍惚頓覺身世輕固知道將廢何望身外名  
今日出魯境夜宿胡陵城經過昔別地能不涕淚零

淮上作

長淮餞落日圓光正如赭傾紅注流波殊景不可寫

歸先生文集

詩

十

兩金堂

淮水自西流黃河從北下併合向東行終年無停瀉  
哀此千里客春至復已夏獨立空惆悵所與晤言寡

寶應縣阻風

夜泊淮陰城蚤向淮南路理棹逢西風猖狂恣號怒  
清河千里中東風日相悞祈此一日風終竟不可遇  
蒼天豈有心莫可詰其故但看北去舟凌風如飛渡  
翻為去人快頓忘吾所務淼淼湖波深今日何可渡

送都水朱君視水張秋

海內相聞髻髻時相逢渾似故相知水曹開閣陪清  
論星使行河悵遠離白馬當年沉璧處金牛依舊卧



神祠君侯有道高王贛瓠子波流音泛隄

西苑觀刈麥應制二首

玄元礪德格高穹帝錫豐年二麥同芬拂諸香來廣  
陌暉暉黃氣接離宮禮先寢廟方嘗彘道為蒸民首  
鄧農江海微臣遭際晚翠華遙望五雲中

御苑清風正麥秋金輿晚出事宸遊兩岐凝露垂黃  
茂萬斛連雲際綠疇先為祈年多瑞雪節來甘雨應  
玄脩豐穰美報非無事粒粒曾關聖主憂

送同年何子元之任靈壁

昔我文隱公攬擷天下士俯拾俛有取英髦皆引萃

歸先生文集

詩

三

兩金堂

云何意怵惚獨置所尤異臨沒有遺恨空餘千載淚  
同時二三子零落俱憔悴當年席上珍還為道傍遺  
古人重師門拔茅以其彙公昔所進引豈無在列位  
顧我忽若忘誰能復念記昔在雞籠山與君敦夙誼  
道映富春水高情絕媚忌每當計偕時欽然共即次  
倏忽二紀餘歲月不我暱君今隨常調去為濠上吏  
行矣復何言弔勉將所事

趙州石橋歌

余同年友蔡鳴陽守趙州為余言石橋之奇以圖

經見示余數往來京師恨不過此

佚之言而

為作歌

六王虎闢趙更驕壯哉武陵尤雄阜嘗遊大陵感奇  
夢天錫神女有孟姚改服騎射致其兵拓境千里功  
何高北地方從代大通嵬嵬靈壽起岩羌一日沙丘  
變巨測空憶前夢花如嬌後來趙遷入函谷李牧誅  
死廉頗逃此來趙地更百變悠悠千載歲月遙至今  
誰言鄙事醜獨有河薄洛水流迨迨問之趙人情不  
知共誇浚河大石橋此橋之建真奇猶神師斷成班  
爾屈蛟龍若伸勢敵虹扶拔欲動光搔日天下萬里  
九衢通地平如掌長河失仙人張公倒騎驢蹄涔印  
太守之名遠與此橋俱

歸先生文集

詩

十一 一金堂

瓊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為縣令江南子的自  
建德改當塗今入覲又改榮縣一歲中三易縣  
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為別

嶺表生異人始興最開先余公亦崛起屹屹天聖間  
聖代立文莊富學邁昔賢憶余童州時嘗聽家君言  
吾郡有桑生恃才頗輕儼公見即識之進獎席每前  
夫人出佩玉珍饌羅綺筵當時吐哺風與古能比肩  
公文根理要不肯事纖妍柰何浮薄子輒爾論議喧



子的來公鄉年性志愈堅共余曲江宴面帶鯨海顏  
問公石屋在世業存遺編君今為縣吏宦轍如郵傳  
廟堂亦無意何以不少憐使君自天來萬里徃復旋  
君才豈不辨古道多屯邙嘆息時所尚為廢循吏篇

詠史

昔在齊威王選人以治民惟彼阿大夫籍籍日有聲  
唯此即墨宰小人共讒傾是非並顛倒四境交侵兵  
安得召左右阿黨盡為烹昔在楚莊王三年不聽政  
膝上置美女飲酒不曾醒有鳥止於阜不蜚亦不鳴  
安得任伍舉一朝霸名成昔在帝武丁三年不出令

歸先生文集

詩

十三

兩金堂

恭默以思道殷國未能寧安得夢聖人求之傳岩中  
奉托俞宜黃訪求危太朴集并屬蔣蕭二同年  
及長城吳博士

昔年宋學士嘗稱太朴文獨力撐頽宇清響薄高雲  
余少峇見之諷誦每忻淡然玄酒味曾不涉世芬  
如欲復大雅斯人真可群苟非知音賞宋公安肯云  
嗟乎輕薄子狂犬方信信惜哉簡衰亡家篋少所蘊  
徒為嘗一嚮盈禹未有分四賢宦遊地博達多前聞  
為我一咨訪庶以慰拳勤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宣平俞宜黃武進陸

太學同舟贈絕句一首

褰幃初識龔黃面，傾蓋尋參李郭舟。  
去路不知春欲暮，桃花飛盡過揚州。

上巳日晚泊桑園次俞宜黃韻

三月長安春事繁，桃花千葉李花單。  
掖垣裊裊多揚柳，宮艸萋萋似蕙蘭。  
帝子屬車臨霸水，佳人貼屐印晴灘。  
微臣獨向長沙路，坐對孤燈夜旣闌。

鄭家口夜泊次俞宜黃韻因懷昔年計偕諸公

飛沙竟日少光輝，浪急風高月色微。  
為憶含桃催物候，尚淹行李未春歸。  
吳歌獨自彈長鈇，楚製堪憐憐著

歸先生文集

詩

二十四

兩金堂

短衣來往常經鄭家口，當時同伴共來稀。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二十四韻

清浦輕風渡赤日，微雲遮昨問圮橋履。  
今郎下邳街，淮南市醞醖楚音雜。  
琵琶二麥吐新穗，百草敷繁葩。紛披盈廣陌，離糲被平沙。  
寂寂坐向晚，悠悠思轉加。先皇昔在宥，世道尚亨嘉。  
朝廷制作盛，公卿議禮譁。庶僚或登庸，諸生多起家。  
蹇拙遭時廢，荏苒謝年華。不得寄一命，空慙讀五車。  
迨乎鴻羽漸，幾將龍馭遐。

覽有青雲望，柰何白髮鬢。龜勉小縣吏，奔走大府衙。循已常黯黯，看人方呀呀。何地棲鸞鳳，並處混龍蛇。



世途行益畏吾生固有涯萬事已如此一官豈足賒  
行矣歸去來莫使微名污平泉記草木寢丘任蓄畬  
補亡綴狸首考古注君牙期以餘日月方將檻雲霞  
自是性所適良非為世誇苟無媿尼父或可俟侯芭  
出港難

出港難入港難南北二隘千橋攢港水一線絕欲乾  
中流豁然天地寬飛鳧點點水漫漫回看萬里如銀  
盤日月之所出沒何限難悲夫世人所爭惟一鬻古  
今無異觸與蠻君不見堯幽囚舜野死何如潁陽之  
安安又不見丹浦之役開兵端何如具茨大隗空峒

歸先生文集

詩

二十五 兩金堂

之窮山

舟泊華亭普照寺河下書事因呈郡中故知一

首

二年苦為吏期以古道行恬愉鎮澆俗拊循勞疲氓  
天地興道寶山川有神靈時雨稻苗發甘泉桂子生  
虎狼河已渡鷄犬夜不鳴子蘭既入朝進明迺專城  
一朝起混濁百里無清明果然江夏守欲殺彌正平

贈同年許太史使朝鮮還

東夷鄉化歲年深太史新將 詔命臨旌旆近看過

鴨綠文章先已到鷄林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庄見棄田有

作

雲代搏胡兵千里羽書亟戒隣畏明收循山轉危躡  
通谷數行週在所皆行至獫狁雖匪茹中國亦有脩  
悲雲漢詩餘黎靡孑遺今歲洪水割懷襄頰不異  
浪落高崖排蹙萬石墜周原昔隴臙一朝化磧地  
野老向天哭前古所未記迨迨孤嶺絕習習陰風吹  
月明清霜白虛館不成寐何計郵疲眠賦詩以言志  
徃徃展卷讀紙上見殘淚昔聞春陵行今人豈軒輊  
余亦忝祿食空爾徒歎媿

歸先生文集

詩

二十六

雨金堂

偕馮太守於黃寺與諸友讌集有作

曠志困拘囚茲遊得邂逅君子樂愷悌清談勝金奏  
古剎餘殘衲新臺敞華構山真厲寒威栢老鬱蒼秀  
圓沼象辟雍靈泉向奔溜雖無荷花賞嶺雪良可耐  
苦寒

十月飛雪滿飛臺經旬凍雪猶皚皚客子無衣愁卒  
歲日中市薪暮不回為乞主人枯楊樹便燒楫拙勝  
玫瑰織女苦寒但叉手園葵豈晚未可栽江南日暖  
食有魚好彈長鉞歸去來

魏郡謁按察張公留讌賦詩為謝



白首尚隨牒收馬古邢城風塵望冠蓋跼踖偕友生  
使君擁旄節歲晚來觀兵獨念馮唐老尤憐許靖名  
度遼今復見躡履肯將迎幕府魚書息營門鶴列屏  
香聞裘帶煖雪照酒樽清妙論窮墳典高懷愜性情  
何如鴈門守問鴈郎呼卿

送沈伯庸僉憲之任荆湖

追權未得躔徘徊此去荆湖幾日回明月自通巫峽  
好清樽還向洞庭開秋風木葉旌旗靜春雨桃花谿  
洞來真訝使君能漫浪太平何事畫雲臺

邢州承陳大理寄詩未及荅將至京先寄謝

歸先生文集

詩

二十七

兩金堂

戚戚念遠別夢寐迷所之故人在金閨番為江漢思  
風雲方黯慘豺虎正當岐遊子悲日暮水波不可期  
今日渡滹沱良覲喜不違飛雪白皚皚千里無塵緇  
吾與故人心潔白亦如茲殷勤枉尺素愛甚增嗟唏  
願今勿言此吾道蓋其宜直須沽美酒為君傾一巵  
但恐相見後悲復別離時

陰慶已已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宇工人

鬱鬱蚪松枝低壓遶廣殿當年帝舅親削髮住茲院  
說經老龍聽出手五獅現曾聞長老言天雨曼陀遍

吾識宇上人頭陀今突弁脩容冥法相妙悟在論讚  
導我畫廊行指示西方變晨起供清茗時共禪悅飯  
我老欲歸去世事今已倦當結塵外緣山中儻相見

邢州敘述三首

壯歲成獲落末路藉先容所恨賤姓名蚤聞在諸公  
既奉大廷對觀政於司空得友天下士旦夕相過從  
道窮孔孟奧文推選固工說詩慕匡呂妙玄擬楊雄  
通達如賈誼俊少踰終童守高稱汲直曲學陋孫弘  
自以支離疏攘臂于其中一朝除書下淪落故鄆東  
崑勉為祿養折腰媿微躬

歸先生文集

詩

二十八

雨金堂

鄆東餘二載恪遵聖人經雅志存教化除姦去煩刑  
門闌弛走卒千人皆造廷分遣每口吁庭中無一人  
沉寃出殊死無蓋盡群生時有縱囚歸皆言賦役平  
引納壯健鬼誓之以丹青荏苒多宿盜擒斬為一清  
餘糧棲隴畝絕無犬吠驚維以哀糞獨不能畏高明  
睚眦生怨恚惜甚鏌鋹兵風雨日飄搖拮据徒辛勤  
涕泣西河守古道竟無成

為令既不卒稍遷佐邢州雖稱三輔近不異湘水投  
過家葺先廬決意返田疇所以泣岐路進止不自由  
亦復戀微祿傲裝戒行舟行行到齊魯園花開石榴



捨舟尊廣陸梨棗列道周始見栽首肯入郡問驂駟  
維當撫彫瘵天馬不可求閭闔省徵台上下無怨尤  
汝南多名士太守稱賢侯戴星理民政宣風達皇猷  
郡務日稀簡吾得藉餘休閉門少將迎古書得校讐  
自能容吏隱退食每優游但負平生志莫分聖世憂  
竚待河水洋稅駕歸林丘

送陳玉叔淮安太守之任

淮右今大府輻湊縮二京黃河天上來遠與清泗并  
悠悠向滄海蚤潮紅日生使君邵農出湖水如洞庭  
五月稻花秀百里菰蒲青醇酒常延客新詩近逼人  
文章能辦治愷悌獨宜民狗跡成流俗雕觚損道真  
異時東海郡汲尹尚傳名

歸先生文集

詩

三九

兩金堂

送同年許侍御出按滇南

行盡黔巫山萬重春風匹馬到南中遍看紅槿花千  
里為約黃龍酒一鍾

送同年溫都諫荆湖行省

封章屢奏斥回邪諫闥遙瞻五彩霞莫謂聖朝輕  
外補江湘猶對紫薇華

香山九老圖

昂藏九老人欽然見茲圖猶如少年子求友相追呼

紅顏不可駐，白髮聊自娛。婆娑林木下，放浪詩酒餘。  
情歡愜，日求性適忘歲徂。翩翩青鳥來，若若紫綬紆。  
吾愛白居易，高懷絕世無。有此一老奇，八老爭相扶。  
會昌已千載，勝事傳東都。非因商山芝，汾水似蕝姑。  
檀溪洮澗

宋康王乘龍渡河

大漠風悲青蓋遙，七陵煙雨暮蕭條。康王若得真龍  
馭，肯向錢塘問海潮。

歸先生集

詩

三十

兩金堂

十八學士歌

十八學士誰比方，爭如瑚璉登明堂。立本丹青褚亮  
贊，至今遺事猶焜煌。有隋之季天壤圻，英雄草昧皆  
侯王。真人揮霍靜區宇，遂偃干戈興文章。天策弘開  
盛，儒雅群髦會萃皆才良。丈夫逢時能自見，智謀藝  
術皆雄長。惜哉嘉猷亦未遠，風流猶自沿齊梁。吾讀  
成周卷阿詩，吉士藹藹如鳳皇。能以六典致太平，遠  
追二帝軼夏商。唐初得士宜，比迹胡為致治非。成康  
中間豈無河汾徒，晷暋過師門竟不揚。吁嗟房杜已如  
此，何恨薛生先蚤亡。



雲龍風虎歌

龍未翔子虎未揚鯢鮪制兮孽狐祥一朝雲蒸龍變  
萬竅號而百獸爲之鼓戰君不見莘野之夫三聘起  
遂安海內佐明主傳巖野叟爲胥靡帝賚良弼復興  
殷道作霖雨

唐走出遊康衢圖

帝運開中天欽明昔在御有臣重華協多士庶明勵  
若時暘昧分咨水平成致拊石百獸舞垂衣萬方治  
名天浩難言就日暖初曙黃收儼穆清彤駕順神馭  
觀覽凝聖情宣遊達民豫熙熙游混沌杳杳氓識慮  
偶爾康衢間邊得黃童譽不如訪大隗聖賢皆迷處

歸先生文集

詩

三十一

兩金堂

觀漁

昔在任公子形骸自天放躡身會稽頂投竿東海上  
期年不得魚旦旦失所望俄然大魚至驚揚特異狀  
吞餌五十犗海水爲震蕩燁赫驚百里披離侈千盎  
顧笑秦皇帝强弩射高浪是道始落落終焉得所償  
以語經世人斯言真非妄陋彼但川觀跼蹐竟何向

題秦皇跳缸霓澗圖擬作鏡歌鼓吹曲一篇

皇神武晉陽起天厭隋頤英主尺劍挺群雄靡負贊  
猛呈角比迫之噬臨危圮萬靈躡神龍趙飄然逝風

雲裏誰能困王不死成厥命濟生齒神之福報卿時事宜有軼帝紀傳恢悃屬畫史

題異獸圖

昔年曾讀山海經所稱怪獸多異名仲尼刪書述禹貢九州無過萬里程搏木青羗何以至伯益所䟽疑非真西旅底貢召公懼作書訓戒尤諄諄周史獨著王會篇睚眦百恠來殊庭載筆或是誇卓犖傳文孰辨偽與誠雖然宇宙亦何盡環海之外皆生人陰陽變幻靡不有異物非異亦非神曾聞漢朝進扶拔唐時方貢來東旌壹角馬尾出絕壁綠毛忽向人間行

歸先生文集

八詩

三十二

兩金堂

近代所聞非孟浪往往史牒皆有徵今之畫者何所似毋迺誕漫不足評攷古圖記豈必合任情意造皆成形畫狐似可作九尾赤首鬣頭隨丹青嗚呼孰謂解衣盤礴稱良史不識鬪牙與麟趾

題異種圖

歸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明故太僕寺寺丞熙甫歸先生墓志銘

萬曆乙亥熙甫先生葬于崑山東南門之內其仲子子寧求余志其墓而未暇為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數見必以為請繼以涕泣不懈益勤嗟乎子寧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歲之後必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余之志否也既深悲其意乃為叙而銘之歸氏之先出于高陽重黎之後封于韓墟是為胡子國絕于夏商之際武王克商復為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曰歸氏自漢以來無聞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典禮議辟雍之制

歸先生墓志

一

及定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尚父者也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宣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融封晉陵郡公謚曰憲其後五世皆以進士為大官至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為湖州判官子道隆居太倉之項脊涇其孫德甫為河南廉訪使元至順間曰暘者官至刑部尚書洪武初曰叔度者避難于夜郎邛笮之間幾死數有神人護之歸而復居崑山之外隍又二世為承事郎璿璿生城武令鳳鳳生紳紳生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興知縣配周氏贈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家數見禎瑞有虹

起于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熙甫其字也熙甫  
眉目秀朗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無童子之好弱  
冠盡通六經三史七大家之文及瀟洛關閩之說邑  
有吳純甫先生才聞高識見熙甫所為制義大驚以  
為當世士無及此者由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  
學歲庚子茶陵張文毅公考士得其文謂為賈董再  
生將置第一而疑大學多他省人更寘第二然自喜  
得一國士也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蓋是時天下士相  
率為浮游汎濫之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  
微言與旨發為義理之文洗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

歸先生墓志

二

是時讀書談道于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  
人熙甫不時出或後其子質問所疑歲乙丑四明余  
文敏公當分考士余為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  
異于人者余公得其文以示同事皆以為非常人既  
見熙甫姓名相賀時新鄭高公主試喜曰茶陵公數  
十年不能得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竟入  
三甲選為湖州長興令長興在湖山間多盜而好訟  
熙甫平生之論謂為天子牧養小民宜求所疾痛不  
當過自嚴重赫赫若神令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  
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



解散之不數數具獄出死囚數十人旁縣盜發而為  
所株連者為洗滌復有人有重囚毋死當葬熙甫繼  
之歸治葬事畢還就獄有勸之逸去者囚不忍負先  
生也然宿賊四五十家窟宅聯絡依山輿中數名捕  
之不能得熙甫率吏士掩之賊蠹起格鬪矢石滿前  
熙甫目不為瞬竟伏其辜大戶魚肉小民者按問無  
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嚙臂若有所訴明日有提  
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輒斬以聞熙甫令罷去潛踪  
跡之實欲納奴妻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內之  
望數十年明習古今成敗即令召公畢公為方岳必

歸先生墓志

三

且叅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常直行其意隆  
慶改元赦令既行有謂小民逋責已入豪強腹內欲  
一一貢之熙甫謂民間升斗之逋赦前未嘗追逮也  
今以赦故令百姓棄作業伺候縣門其費豈獨升斗  
而已是不知不赦之無擾也一切弗問又有勾軍之  
令每闕一人自國初赤籍所注一戶或數百人及隣  
保里甲人人詣縣對簿熙甫不忍騷動百家常寢其  
事大吏弗善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徃徃花分細戶而  
貧戶顧克里甲會有議里遞充糧長者熙甫心知不  
可乃取大戶所分子戶為里甲因以充糧長小民安

居自如而豪宗多怨會有蜚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  
鄉大臣多知熙甫者得通判順德具疏乞致仕輦下  
諸公不為上熙甫至順德為土室蓬戶讀書其中不  
類居官者庚午八賀太僕寺留熙甫纂修寺志以熙  
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內江趙公皆  
平生愛慕先生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為南京太  
僕寺丞而維陽李公復留先生掌

### 制勅修

世廟實錄蓋先生晚而登第天下以為當在

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栖栖郡縣重致人言意壹鬱不  
歸先生墓志

四

一

自得已而列于文學侍從之間旦夕且致大用又閣  
中藏書多世所未見方欲遍觀以盡作者之變無何  
不起矣天下士聞者莫不悲之先生于書無所不通  
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為文溫潤  
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于感人而惟愉慘  
惻之思溢于言語之外嗟嘆之淫泆之自不能已已  
至于高文大冊鋪陳帝王之略表章聖賢之道若河  
圖大訓陳于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珪璋黼黻之間鄭  
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嗚呼可謂大雅不羣者  
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



難及者余益為之嘆慕云先生生于正德元年卒于  
隆慶五年享年六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  
先生之兆再繼費氏別葬丈夫子六人詳具于狀銘

曰

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草木大小畢華或春以榮  
或秋以葩時則為之匪前是誇先生之文六經為質  
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歎皆諧呂律匪蘧匪籟  
烝肴有餽造次之間周旋必儒大雅未亡請觀其書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經筵纂修國史 五

歸先生墓志

牒總裁 予告 存問太原王錫爵撰

五

割剝丘半草半六十百六天噴騰乃繼酒王乃皆錄  
壤乃皆余益為之嘆慕云先生生于正德元年卒于

附錄

先君述

先君諱某字熙父一字開父世為吳郡人歸氏之先與楚同姓重黎之後國於胡是為胡子以氏為姓為歸氏當春秋時齊歸為魯昭公母夫人秦漢魏晉迄隋無聞焉至于唐宣公崇敬以文學科名顯于世子登登子融三世皆有封爵自天寶歷同光百八十年為卿相待從至今吳人稱為著姓焉宋咸淳間罕仁為湖州判官而孫德甫為河南廉訪使逮勝國時賜為國子祭酒廉訪之後始居崑山太倉之項脊涇洪

附錄

武初叔度避難走于夜郎笮筰之間賴有神人持護之得不死於是渡江以南復居崑山之城外隍作遺訓歷敘祖宗之所以艱難辛苦之意以垂示子孫度生仁仁生璿璿為承事郎承事郎生高祖鳳鳳舉成化甲午進士以射策乙科為城武令不樂任進即告歸家武城公生曾祖紳紳縣學生好神仙之學延攬天下方士有所遇得道引之術遂以壽終生祖正蒼遊縣學屢試不第閉門謝事與里中結社日飲酒高會性坦率未嘗與人有所分爭社中人莫不敬愛之會今天子新即位得推恩勅贈文林郎浙江湖



州府長興縣知縣祖妣周氏贈孺人河南叅政大禮  
之從姑也正德元年歲在丙寅祖妣始妊數有祥瑞  
華落更開群鳥畢來朝一日庭有虹起自地暎暈五  
色屬天于是遂舉先君焉先君生而穎異少歲嶷年  
九歲能屬文喪祖妣哀毀如禮性醇謹薦學手不釋  
卷每讀聖人之書必有所悟年十四試于有司輒取  
高第時先輩名流一見先君遂歎賞以為不可及是  
後出試必居第一御史輒以文檄示四方當是之時  
名已震三吳間矣是時天下學者專事剽竊之習締  
章繪句爭以相高而不知六經聖人之旨言嚮而行

附錄

二

背之先君於是悼道之鬱滯刪述尚書辯禮經悟春  
秋之微揆詩人之意皆有卓然之見多所論著自宋  
以來世之儒者往往以文章道德為二嘗以為六經  
聖人之文章而子貢之徒廼仲尼門人之高第以文  
章與性天道同言而夫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  
乎自孟子荀卿著書百餘萬言而五帝三王之道至  
今彰明較著此其已然之明驗也於是縱觀三代兩  
漢之文徧覽諸子百家之言而析衷之上自九經二  
十一史下至農圃醫卜之書無所不博而尤好太史

公之書每倡其說于學者於是海內慕學之士靡然

嚮風矣初先君娶先妣魏氏光祿寺典簿庠之女太常少卿謚恭簡公校之從子也恭簡公為當世名儒學者號為莊渠先生先生創道於星溪之上先君每過其廬必劇談竟日議論莫能難嘉靖 年始貢

於是渡江涉淮泗沂汶之間歷河洛濟滹沱觀大禹之跡考禹貢而辯諸儒之說過鄒魯覽孔子之遺風還業成均明年試南都不第又明年張文毅公以翰林出主試事見先君文以為非今世之作者遂欲置之第一以國子生疑他省廼置第二公尋自悔然復自喜以 天子得人為慶云是時名動天下雖嶺海

窮微皆知讀先君文又明年試南宮不第還先是先妣蚤卒繼娶我妣王氏王氏宋魏公之後世居吳淞江濱時其家通官物無所於出欲以其居鬻人先君即假貸購以全濟之於是日讀書其中雖家無擔石之儲意豁如也先妣親操井臼務耕織奉事舅姑又以供四方之學者先君得相與修明六經表章仲尼之道每譚說當世之務至于 國家興革廢置之間未嘗不搢腕歎息也每大吏至必力陳當時之弊時有施行民輒受其利自吳淞江湮塞而三吳水旱不均飢荒荐至田里虛耗盜賊生發黎民愁歎先君以



為當今 國家賦歛仰給東南而三吳為東南重地  
恐一旦有變則為 朝廷心腹之疾不可以不為之

所於是作水利書是時海內傾慕者於海虞則有嚴

太保誦瞿侍郎景淳於松江則有林侍郎樹聲於宜

興則有萬侍郎士和於金壇則有曹太史大章於江

陵則有李少師春芳於新鄭則有高少師拱於蜀則

有趙太保貞吉王中丞廷於宗室則有西亭中尉每

計偕同事者問知姓名所至皆踈然環立言吾等少

誦公文以為異世人不意今日得見往往相目私語

張文毅公再為考官每與諸翰林相戒欲得之見先

君拔第忽忽不樂對客曰吾為 國得士三百人不

自喜而以失一士為恨先君謁公於邸第謂先君曰

吾閱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爇

者也公輒留就乙科欲有所他處先君辭不肯就終

文毅公之世不得第是後翰林諸公以為江南未了

之事每試必加意焉自嘉靖辛丑至乙丑凡九試于

禮部雖數非意氣自若未嘗沮喪門生故舊往往起

家至大官而先君獨淪落于荒江寂寞之濱泊如也

嘉靖四十四年始得舉進士中朝士大夫莫不以得

人為慶自是田野愚夫小童皆有慕學之志而海內

枯藁沉溺之徒抵掌而歎息矣 廷試故事皆從翰  
林所薦時浙江余太史及翰林諸學士皆以第一人  
見待卷當進呈當事者令校尉故亂其卷遂落三甲  
榜出天下莫不失望試吏大司空數建言當世之務  
居京師數月士大夫講藝問學者填里門是時 今  
上在藩邸有中官素愛幸中官故士人知所慕向遣  
其從子來受業每邀先君私謁于 上先君固謝之  
私謂其從子曰 王不父當為帝我令歸先生見之  
請為異日地何不可而歸先生膠固若此耶每使小  
黃門來輒拜跳先君必坐受未嘗為禮及 今上即

位益隆貴先君絕不與通例當外補或勸告就博士  
先君不肯曰豈以我為諸生不能為吏耶仲尼之教  
皆以文然如子路冉有其志皆欲得國而治之而子  
弓游夏之徒多以治邑有稱若謂儒者不能為吏則  
天下之官其誰任之邪遂補浙江湖州府之長興明  
年之任於是崇學校修昔賢之祀存名臣之後以友  
其賢士大夫為吏治以孔子如保赤子心誠求之為  
訓而飾以經術理寃滯出殊死者三十餘人縱誣盜  
六十餘人一意撫循不忍施鞭笞而抑損豪強擊斷  
無所畏避廷無留獄擒治盜賊湖山中為之肅清縱



死囚復來歸禱兩事神多所靈異不肯抗敞以向上  
官事得其理雖御史亦抗言折之會觀京師署官緣  
為姦利後事發繫獄疑先君害之遂與豪右搆謗百  
端誑惑大吏然終莫得而害也其明年遷邢州司馬  
天下莫不惜之上疏乞致仕中朝士大夫寢不肯上  
不得已明年之官時新鄭高公移書慰勞曰君宰邑  
豈弟忠實以百姓之心為心蓋漢代之良也然稍得  
敘遷深以為恨夫道之將廢也命魯之不遇者天即  
孔孟且安之若夫讀書窮理據其衷臆以成一家之  
言此則人所不能禁也其官雖專董一郡之馬然事

多在縣不過受成而已少有紛更民輒受其害先君  
唯靜以鎮之日讀書衙舍中諸郡縣每歲入馬于田  
寺馬一有選下必破數家之產先君移文問寺悉得  
准格全濟者甚衆邢州在京畿三輔之間為四方之  
孔道得以友教天下士大夫而士大夫之過者莫不  
見訪然未嘗不歎息以為屈也往歲天子稽古禮  
文建郊立藉田大射蒐狩之典車駕臨幸太學命  
儒臣侍講舉釋奠釋菜之禮慨然

先帝元老舊

臣於是新鄭高公以東宮師傅少保致政家居徵

為首相而成都趙公於南京禮部尚書召入內閣二

公相與輔政欲圖中興之治方為 天子求賢而以  
先君為南京太僕寺丞尋留侍 文淵閣掌制勅  
無何即預纂修 世宗皇帝實錄嗚呼白首為郎署  
不可謂之遇而得為 天子左右侍從之臣為中朝  
之所倚重方欲與元老大臣建言天下之務追復  
祖宗之法考求帝王之禮俾 國家于唐虞三代之  
治庶幾生平之所論說得見之於行事而遂不幸以  
歿嗚呼痛哉先君為人寬仁大度周人之急奮不顧  
身以斯道自居優游俟命不肯矯拂然忼慨守節激  
昂萬乘之主揮千金而不顧也當世少年精銳之士

重自負荷議論風發方將揚眉瞬目及先君一至則  
不覺斂衽而退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屏居江上四  
方來仕宦者欲見之而不可得其高尚如此嘗以為  
自歐陽永叔蘇子瞻以後文章絕響仲尼之道於茲  
不明每為之感慨歎息嗚呼先君於積世弛弊之  
餘崛起于科舉末學之間倡其說于天下使五百餘  
年不絕如綫之統絕而復續嗟乎繼二公而起者先  
君豈真其人哉而卒偃蹇不遇蓋不特斯文之不幸  
抑亦世道之不幸也嗚呼豈不痛哉及晚節末路稍  
得自伸况上有 明天子下有賢宰相臣工百僚忠



誠弼亮而不相得——與克臻弘業嗚呼豈不痛哉先  
君生于正德丙寅十有二月二十有四日卒于隆慶  
辛未初月十有三日享年六十有六妣周氏繼母薛  
氏娶魏氏生男子子一人曰翻孫天女子子一人適  
吳原長卿進士中英之子繼娶王氏生男子子三人  
即不肖子祐子寧隆孫子祐娶劉氏太學生在之女  
前年卒子寧娶盧氏部員外之女今年卒隆孫  
天女子子一人適張棟廣東僉事寬之曾孫再娶費  
氏生男子子三人子駿子慕子蕭子駿娶顧氏子慕  
聘周氏太學生廷望之女大理寺寺丞鳳鳴之孫刑

附錄

八

部尚書謚康僖公倫之曾孫子蕭聘傅氏禮部儒士  
質之女女子子一人遺腹未字孫男女人翊未聘  
聘張氏山東副使意之孫女未聘孫女三人長適  
王在進士炳衡之子翰林院編修同祖之曾孫次  
適管復泰禮部儒士承時之子山東布政琪之曾  
孫次未字嗚呼子祐等不肖淪落無似又不孝不能  
繼人之緒業以闡揚令德於是泣血黽勉稍得敘  
述先君生平之志及其行事之實以乞于當代之名  
公書之金石以垂不朽焉

隆慶壬申仲夏端午不肖孤子子祐謹泣血稽顙述

先君序畧

歸氏之先出自黃帝高陽之後曰重黎重黎之弟曰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參胡董姓封於韓原為胡子國以歸為氏當周定王時失國其後分散或以國為姓或以氏為姓以國為姓者居汝潁之間以氏為姓者世家吳郡秦漢以來子孫微弱歷魏晉迄隋莫得而聞至唐天寶間曰崇敬崇敬子登登子融皆以甲科累官尚書僕射崇敬封餘姚郡公登封長洲縣男融封晉陵郡公盖不獨以科名貴顯然世修容典為天子議禮樂興辟雍明堂之制融五子皆舉進

附

元

雨金堂

士為達官少子仁澤以第一人至元曹尚書觀察使子藹亦舉進士為尚書左丞吏部侍郎藹子係復舉進士第一人至禮部侍郎自是以後歸氏之顯者殆二百年宋咸淳間有罕仁為湖州判官其孫德甫河南廉訪使元至順間有曰暘者歷官刑部尚書國子祭酒至高皇帝時曰叔度叔度避難自竄於邛之間常閱歷危險率得神明之佑是時歸氏之後不絕如綫然卒還吳子孫繁衍有子七人嘗曰我居於外數十年濱於死者數矣然常有奇恠得不死我後世必有興者吾子孫其識之度長子曰仁仁生璿璿



生鳳鳳為城武令鳳生某某生某某生某是為先君  
蓋自禮部侍郎以後十四世為湖州判官湖州判官  
以後九世為我考云先君生時有虹貫庭中祥光燭  
天因以為名及弱冠以學行推於鄉里時有莊渠魏  
先生講道於星溪之上一時學者雲集而先君自有  
所見獨忼然於其間雖先生無以難也及里中有吳  
秀甫先生好古倜儻不拘流俗如沈玄朗張子賓之  
輩皆一時之雋無不向慕先君以為不可及其後秀  
甫門人以科名多至大官者是時先君名聲籍甚四  
方學者多歸之嘉靖中舉於鄉累試南宮不第然學

附

十

雨金堂

益力名益重蓋恬如也時屏居吳淞江上講學受徒  
手不釋卷至忘寢食海內知名之士一時傾慕然足  
跡未嘗及公府而凡大吏循行吳中者無不欲一見  
之而不能得也先是張文隱公知貢舉每以置先君  
第二為悔其後累主試南宮至試事畢輒不憚者經  
旬曰我為朝廷取士不以得三百人為喜而以失  
一士為恨其見知慕如以先君嘗憫時習之弊源本  
既失而支流益壞以為六經為聖人之文章至宋以  
來有道學之名於是文章道德離而為二及國家  
以明經取士而明經反病於科舉常欲一起而大振

之然世莫得而知也先君於六經頗有著述於諸子  
百家之言無不深究尤好司馬子長之書嘗云班孟  
堅所譏遷是非頗謬於聖人學者多醇駁其間予獨  
不然觀其序孔子世家非知道者不能至於遭李陵  
之禍多憤激不平之言然其要歸反之大道而已嘗  
病宋史之繁亂每欲訪求遺書以編緝之嘉靖乙丑  
先君始舉進士補長興令蚤夜苦心求治於是興學  
校理冤獄時習更化而全活甚衆及至發姦謫伏縱  
囚復歸禱雨輒應奇政甚多不可枚舉然務在懷保  
小民抑損豪強以故不能媵阿苟合多所觸忤嘆曰

附

十一

兩金堂

今世以文學餘治為不諳時務以經術斷獄為不奉  
國典蓋孔氏之書致之無用矣居二年稍遷邢州倅  
治馬政縣邑不擾時常考課諸生室中蕭然獨有圖  
書數千卷日吟詠其間殆不類居官者中朝士大夫  
往往惜之隆慶四年入水賀岡寺因檄留京師修馬  
政志蓋管馬官素隸太僕故也尋遷太僕寺寺丞兼  
掌制勅纂修世宗皇帝實錄明年秋寢疾歆乞

歸以實錄未就勉留竟卒於京師時隆慶五年初月  
十三日也嗚呼痛哉先君在那時嘗言馬政之弊蓋  
國家捍禦北虜而馬政不修一旦有急何以徵發宜



修茶馬之市與古人養馬之法及宜募民間丁壯勝  
兵者各自養馬免其徭役庶幾有古寓兵之意作馬  
政議以略見之又言漕渠之事動費鉅萬皆東南民  
力是以國用常匱而民生日蹙故有所建明然為國  
家大興革大廢置非當事者不可欲作賦以表見之  
而不果先是先君嘗作三吳水利書欲通吳淞江  
言募饑民以疏鑿則饑者得濟而居民不擾往時南  
海海公巡撫江南得是書因行其法所全活者數十  
萬人於是吳淞江遂通而民間不知興役之費今雖  
蕪穢之地無不盡墾而吳民于于然有樂生之心矣

附

十一 兩金堂

蓋海公僅用一二而明效若此使國家盡行是書則  
其功豈不偉哉先君平日論事大率類此非空言也  
嗚呼先君不獨以文章名重天下而淵雅高尚以道  
自居操行孤子卓然不苟雖文隱公極加敬慕而未  
嘗私謂也平日詢詢如處子至於議論天下事每慷  
慨激昂令人飄飄然有臨翰海封狼居頰之意年甫  
冠時隱然已係海內之望而識者謂為朝廷大器當  
與 聖明天子興樂校禮振起流俗以章中興之盛  
以殆非一世之人也不意連蹇不遇至於老而獲第  
及得第竟外補至後居館中以為得稍展素志矣然

竟奄忽以逝嗚呼天道是非殆不可知也夫人之生於世富貴榮名蓋不足多獨患夫天之嗇其才當其事而無以施之耳夫既厚之而終於扼窮之豈豐於此而嗇於彼耶抑亦有所不可知者存耶殆不可以人事推也先君臨終書以示子祐子寧曰假我數年卒成大業庶不負先師今竟不可得命也然乘化而往亦復何恨嗚呼豈不痛哉今先君已矣而先君之志在天地間者可得而泯哉先君赴邢時子寧侍從及至京師以事不獲已遣歸及先君構疾時子祐子寧居家音問隔絕至捐館後僅得一紙惶惑痛絕匍

附

十三

雨金堂

匍北上沿流飲泣冒越艱阻欲死者數然所以不敢死者欲一明先君之志也子寧等不才無以顯先君又不得侍湯藥親殯歛不孝之罪上通於天悠悠長恨永世無極豈不痛哉先君留京時館閣諸老與一時名公卿無不知愛每赴閣常從容論天下事復有所著作先是新鄭高公主乙丑試事余太史得先君之文進之高公公喜曰張文隱公數十年不能得者吾一旦得之矣世傳以為美談云吾鄉瞿太史少與先君友善素相知石麓李公為太史門生太史每為公言多推讓之語當張文隱公之歿嘗與內江趙公



言吾平生以不得歸君為恨他日君自當得之世稱  
文隱公為知人而又以嘆二公之不忘其師也當是  
時諸公皆見推獎而以一二公尤加接引識者以為  
一時之盛異斯道之將行也先君卒無不痛惜時趙  
公先以辭官去諸老及諸相厚者皆使人視後事而  
歎郡許太史時時視先君疾日夜望先君之起及卒  
親視殯歛悉其家事誠為古人之交殆不可以世俗  
論也子寧等恥么無似於諸公無以効犬馬之報然  
沒身感佩非言所盡今以先君之志素常聞教妄自  
以為能知以故畧具一二冀諸明公採擇有以垂之  
不朽則泉壤之輝與後人之賜豈可量哉

附

十四

兩金堂

登樓見月正引洞日男子寧泣血稽顙謹撰

備述于寧等頌公無以能諸公無以故大愚之購然

縣縣實檢去其容軍編為古人之交敬不取心出谷

燦燦格太史和和尉武民燕有外壁表民之時必卒

公表以籍官去諸老及諸相厚者皆使人視後事而

一邦之盛真復故之能於也夫民卒無不嚴辭和賦

和諸公督長耕鑿而此一公亦以對任滿於心為

文烈公為味入而又以藥三公之不忌其禍也當吳

言吾平生坐心不辭體民為則也日君自當得之世稱

愍道賦

并序

先君少負大志雖天下文學知名者無不向慕而於世落落不遇終無以自見至今天子新即位之明年修郊禘行蒐狩籍田之禮而元老大臣及直言極諫之流幽滯者無不一時進用蓋海內志意之士靡然向風矣是時先君以刑倅入賀遂留館中預修先帝實錄天子方與二三大臣勵精求治而先君亦與近侍之列庶幾有裨於一時而竟得疾以卒隆慶壬申時先君卒已一年矣子寧遭罹多艱僅存視息至是稍得校閱先君之文蓋深嘆道之終不能行也作愍道賦云

附

十五

兩金堂

粵皇穹之浩浩兮渺莫睹乎隅隈嗟下民之嗷嗷兮隨蕩忽而不知其適歸彼信修之鮮潔兮將與芳蕙而芬馨以綦籛之澠忍兮遂壘暗其續紛固方軌之孔辟兮亦何覩乎險峻之嶙峋越濇濇之衝波兮夫孰知於振盪而驥駢斯蟬游之曠霎兮以何適而遲乎堅氷彼甌越之沫沈兮孰善寐而乘乎轅輪羨皇之盤礴兮將匪植以自伸恂巨靈之麗宇兮必參化而並神茲若是而或不然兮亦誰能覽乎幽冥吾將駮雲龍之旖旎兮逞望舒之水輪扣玄途之昏靄



兮以長揖而啟乎帝閭何允恭之唐君兮唯黃收而  
履中迺下民其適濟兮寔憂勞乎九重彼直犇之象  
恭兮遂竄陞而化乎黃熊斯壽命之或不延兮亦何  
冀乎厥功茲則天道之適恒兮胡迄今之無同睹梟  
鴟之鳩張以翺翔兮顧鳳鶯之翹蕭乎斂籠嗟夔狐  
之跳踉於巖嵌兮而麟騶以媛妮乎庖充故三閭懷  
瑾而榜徨於澤畔以行吟椒蘭嗚佞而靈修卒不能  
免於入秦是以宣尼睿聖而反滑稽乎晏嬰趙孟賢  
哲而恣剗劓乎竇鳴斯則翫豁首陽鼓奮東陵偃息  
蒿萊結駟一城抑烏知其得失哉降是後也大道湮

附

十六

兩金堂

而經與之不明也聖化遠而文章之多屯也吁卜筮  
之靡協兮而何類乎萬物之情音聲之不解兮而茫  
不知乎比興閱帝王之墳典兮猶未睹乎古今矧腐  
楮之織言兮而何致乎太平彼禮樂之在人兮迺大  
化之咸臻斯王道之適存兮以何謂而止乎獲麟嗟  
篡莽之滋偽兮文姦言而飾之六經胡李唐之祖庸  
兮遂彷彿乎王制之可行悲斯文之既誦兮哀吾生  
之違迤伊孰明而振策兮亦遏冀其大正昔柔兆之  
攝提兮寔先禰之降生茲山岳之毓秀兮而川澤之  
胤靈秉墳典之奧誼兮咀文章之華英曠千古之遠

邈兮直上邈乎孔門固帝王之良規兮何履歷之坎  
壘斯神龍之未御也螻螻為之制而無異乎鼎俎之  
犧牲將苴醢於庖厨兮而不能望乎輶駟而况躡踏  
灑蒼跨騰風雲倏忽鬱律沛澤蒼生也哉吁嗟傷賦  
眉之娟娟兮與戚施而同其容競卷茵桂與薜芷兮  
委蔓萋而悴乎江濱暘輝晝翳明珠陸沈抱璞懷璧  
而泣涕乎山岑斯固曷足言耶夫珠璣玳瑁玫瑰琳  
珉瑊玢隨侯夜光炫燿炳爛之屬不備無以充帑藏  
之紛殷鷓鴣鸚鵡鴛鴦孔鸞鷓鴣之鳥獐豹蠃蜒龜  
豸扶跋援狝之獸不多無以恣苑囿之湛靈淑娃趙

附

七

兩金堂

女珍鬖纖腰衿芰茄被夫容競容淖約颯累蛾眉消  
遙紛紜俳優侏儒展齒牙樹骸頰擢頤吐唇吻啞  
噤便娟呢訾嗟呻懽譴叅森亦足樂矣至於空言縹  
辭累世當年莫得其因而何暇施之用哉是以沈淪  
掩遏越超蹇蹶終於莫察斯亦已矣夫既垂翻回蹊  
兮猶能奮翼嶠澠焦明騰躍乎渤澥兮忽鵬搏而負  
乎蒼冥將騶駕驂騑兮以逞高足乎崑崙沛霖雨之  
施於無涯兮倚恃以賴乎生民豈特闡揚先烈摠文  
揮翰而發乎帝德之幽明也哉胡昊天之不愍兮將  
梁木之既壞而泰山之頽傾實斯文之不幸兮乃安



放乎後昆謂天命之慘毒兮而尼父猶嘆乎無成嗚呼山岳峻兮江海深開天門兮決地垠啓丘索兮播典墳覲我考兮遊其神裨斯志兮垂千春亂曰桃李芳兮路渺茫兮瞻望父兮靡所方兮嶢嶢隔兮我心創兮怨兮悲兮永無忘兮

祭文

維

萬曆四年歲在丙子二月十有六日旅人太末翁良瑜謹以鵝酒香楮之儀告奠于

故太僕丞震川先生歸公之墓曰於乎惟公江海精

附

十八

一雨金堂

英文章宗匠一世之師群倫之望瑜也賈人敢曰知公竊仰聲華亦竦于乘公今則歿遺稿在笥偕為鑄行冀開來裔惟公有神馮夢謂我：文子鑄子慎乃可余寤恍然不覺駭汗至人不亡於斯可勘今工告完布行有日敢訴公靈寔懷祗栗繫公之文元氣並流豈此區、足寄千秋獨惟寸忱耿不能捨願托斯編永配班馬於乎鑒哉尚饗

萬曆癸酉男子衞子寧編次

07931

丙子浙人翁良瑜梓行

附錄終

